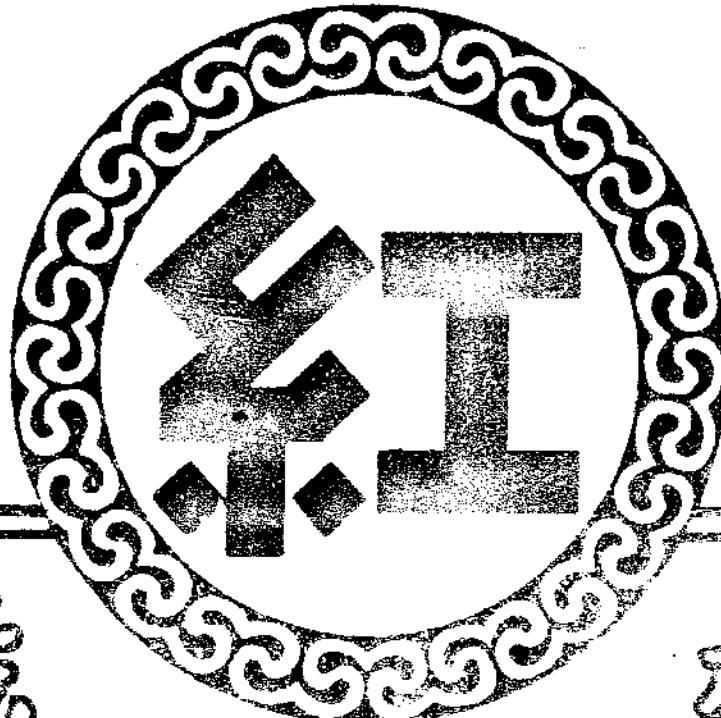


獨鶴主任

小說週刊



期七卅卷二

書誌

雜誌



上海世紀書局印行

"CHIENMEN"
GRANDE
CIGARETTES

大人物
吸大前門牌香煙
落落大方

南美英華駐
司公烟美英華
同公限有
理 蘭





目次

第八十七期目次

（民國十三年四月十八日發行
陰歷甲子三月十五日發行）

短篇小說

頭顱的代價

落花片片

王西神
鄭逸梅

滑稽夫婦之通信

程瞻廬

樂觀

朱松廬

落花

徐哲身

開卷無益錄

朱楓隱

滑稽尺牘

徐卓呆

勢利的燈光

姚民哀

五塊錢

何闇蔭

蝶窠偶語

許瘦蝶



紅雜誌



春明闡闡續錄	陸律西
呆人的常識	呆人
甲子元旦書懷	許瘦蝶
癡語	鄒寒君
嫁後之未婚夫	農盦
悼易象	滌塵
■長篇小說		
江湖奇俠傳(三集)(四張)	不肖生
第三十四回 動念誅仇自驚神驗 無錢買渡人發殺機	
新歇浦潮	海上說夢人
第八十七回 還約指豪郎矜技 飛勾牒閨秀亡魂	

話 瑣 輯 編

(羣濟)

人們的人生觀是沒有一定標準的。悲哀喜樂大概隨着境遇為轉移。悲者不能強以爲樂。樂者不能抑以爲悲。然而茫茫塵海失意人多。觸目盡是悲觀。更有誰能打破愁關。到悲哀中去尋樂趣呢。這期松廬先生做了一篇『樂觀』。以極深刻之筆寫極沈痛之文。雖然開首第一句說是『笑呆生參透了人生觀』。究竟字裏行間還在在未能參透。作者有意爲普天下傷心人寫照。編者讀之亦不覺涕泗之何從。嫁後小說還有數篇未曾發表。一俟披露完竣。就將奪標辦法宣告大眾。惟現在有許多已經刊用的作者來函。要求先將酬資支給。這却與我們徵求的原旨不符。要請諸君原諒不能照辦咧。

這一期的『新歌浦潮』。因爲原稿來得太遲。所以插圖未及加入。祇得在下期補印。請讀者注意。

『我之財神』作者的玉照均在下期登出。還有一位趙仲熊先生。始終沒有寄來。祇得付諸闕如了。

國新
文成績

時代之學生文庫

全書三冊價洋九角



▲本書特色錄下

(一)論說：則思想新穎卓識
紛陳

新時代國文大觀

甲集一冊價洋三角

(二)記敍：則窮形盡相
逸趣橫生

新時代國文大觀

乙集二冊價洋六角

(三)書翰：則跌宕風流
吐詞雋妙

新時代國文精華

(四)小說：則繪聲
繪色神情欲活

本局去年秋季登報徵求
最近全國各省男女各校
國文國語成績，以新時代之
眼光·擇尤精選·匯集成編

新時代國文精華

全書一冊價洋四角

以上各書照碼
七折外埠函購

•材料新穎·思想活潑·洵
不啻學生諸君·應時解渴清心提
神之案頭鮮葉·異地切磋，溝通
情誼·確足增青年競爭之雄心·促現

代文學之進步·誠爲新時代學生·課

外需要之唯一讀物·

全國學成績國語文精華

全書一冊價洋三角

郵票代洋
寄費加一
十足通用

上海世界書局出版

書新版出版界書局 路馬四海上

令愛曾患血薄氣衰否或口唇色白面無血色乎或有腰背疼痛頭痛頭暈等恙或有月事愆期婦科諸患否如有以上諸症閣下之職責應亟為設法調治之最佳係服用章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也蓋丸乃是天下馳名婦科各症血薄氣衰之聖藥也請觀北京民生別墅李王淑蘭女士之證書便知矣其來示云淑未嫁時即患月經不調白帶血塊之症由今春與民生生長李瀛洲君結婚已來病叢集更增煩惱除舊疾未淨外復增頭暈腹痛赤痢便血之症晝夜懶惰不思飲食自憶念歲之人病已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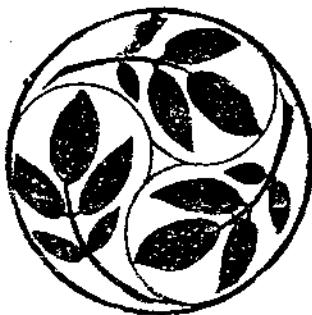
婚姻將臨體質是否查詢貴體如何



李王淑蘭
女
王
玉
熙

忠告婦女小書奉送
本可也
如欲索取即須寄一明信片至以上所列地址原班郵送忠告婦女
一
愧無酬謝聊塗女界福星四字小照一
方以爲謝忱並頌進步無疆章廉士大醫生
有同樣疾者曷速購試定知言之不謬矣章廉士大醫生
一服之聖藥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章廉士醫生藥局函購
元五角每六瓶大洋八元郵力在內

頭顱的代價



頭顱是人生最寶貴的東西所以頭顱的價值也沒有一定的標準歷史上面所紀載的要算是那位重瞳第二西楚霸王的頭顱最有價值了他的頭顱可以換上許多的金子不消說還可以封侯拜爵怪不得當他聽著四面楚歌拔山力盡扛鼎技窮對著美人名馬灑了幾滴英雄之淚便有許多想吃天鵝肉。

的人重重圍繞拚命追趕希望發著這筆大財却不能英雄末路依舊情多獨送給那位老朋友馬童讓他平白地富貴雙全我嘗說比較劉項兩人的優劣實在是那位霸王遠勝於泗上亭長一個是磊磊落落不失爲命世梟雄一個却只會斬蛇喝酒賴債詐死到了後來縣裏朝儀湯冠踞廁雖然擺出絕大的

頭顱的代價

二

架子。然而一個呂后便奈何伊不得。雌雉司晨只可當著愛妾弱子痛飲悲歌唱著鴻鵠高飛的歌兒畢竟釀成以呂易劉的笑話。起初不過是無賴行徑後來又是闖蕩無能那及得項王的臨死從容慷慨激烈呢。這些都是題外之文。如今且言歸本傳頭顱的

價值到了近來好似商店的貨品銷路大暢增高售耕半讀的人家到了理潤手裏却有些貧乏不振了。幾畝薄田都已和春來燕子飛入王謝家中在賑房先生簿子上添上了一筆新收項下在理潤方面却

價的樣子像前清末造大捉革命黨一顆頭顱動不動是整千整萬還可借此升官發財就是入了民國此仆彼起也經過好幾度的滄桑帝制罪魁黨人領神依舊是緹騎縱橫人人顧影自危未免有好頭顱誰當研之之慨這些都是關係重大和民國史上有聯帶色彩的一時說也說不盡許多現在且擱下不

力那裏種得上田到南畝中去幹那勑雨犁雲的勾當。不過掛着一面田主人的牌子紙糊老虎沒有戳嘴上畫石灰白說罷了講到讀書理潤也確曾教上

三載的苦功額角上的爆栗兒常常紅腫得比胡桃核兒還要大了幾倍可是到了現在只有書上的字認得理潤是老朋友理潤却是和他久違連姓名都提不起了生在這種社會生活問題如此之高理潤武不能耕田文不能動筆鎮日的坐吃山空如何可以支持得過沒有法兒便走到上海來尋訪親友外女人鄉音入耳細問萍蹤原來這個女人是一家開顏料鋪子的傭婦伊的主人也姓史論不定還是理潤的本家呢當下那位傭婦一念慈悲帶著理潤到伊主人面前事情真巧極了天下之大常有這樣的希奇的遇合古人說的有意栽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陰真一些兒不錯哩理潤和主人見面之下原是用金子鋪成的要發財非凡容易理潤到上海的目的大約也和這英國鄉下人相同那知到了上海理想和事實絕端相反尋了幾個親戚有的是早已不在上海了有的是看着理潤這般窮苦連縣都不睬他天涯孤客潦倒窮途淒涼吹吳市之簫歸去彈

齊門之缺正在進退維谷彷徨無策的當兒忽然理潤的救苦救難觀世音到了一天在街上遇見一個女人鄉音入耳細問萍蹤原來這個女人是一家開顏料鋪子的傭婦伊的主人也姓史論不定還是理潤的本家呢當下那位傭婦一念慈悲帶著理潤到伊主人面前事情真巧極了天下之大常有這樣的希奇的遇合古人說的有意栽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陰真一些兒不錯哩理潤和主人見面之下原來還是他的嫡堂叔父從小跟着父親在南洋各島經營商業那時南洋各埠只有福建人和廣東人在彼處開設市肆江浙兩省的人簡直是稀如麟鳳因着這層關係所以江浙人在南洋各埠經商既沒有

頭顱的代價

四

團體的組織又沒有雄厚的資本只可做些微細的生意結果還是歸於天演淘汰棄甲曳兵而走理潤的那位叔祖也是這許多可憐蟲中的一份子理潤小時候只聽說他的叔祖病歿海外重洋阻隔異域招魂連歸正首邱的希望都難做到人情勢利大抵相同況且理潤自顧不暇越覺同宗之誼薄過秋雲這幾年之中早已把叔祖的姓名忘在九霄雲外想不到風送滕王這位叔父大器早成從孤臣孽子中和艱難的環境奮鬥他也知道故鄉無立足之地便學著過門不入的大禹索性把桑梓之邦置之腦後在南洋結識了一個知己朋友借了幾千塊錢的資本到上海經營顏料生意顏料原是德國的來路貨平

常却也無甚厚利除了一切開銷以外每年賺上二千塊錢已算是萬分傲倖想不到歐洲大戰發生來源驟斷凡是有蔓存貨色的都是平步青雲商界中人口頭禪說慣一本萬利那時的顏料生意竟比萬利還要加上幾倍甚麼太史公貨殖傳上說的良賈三之五之竟是天差地遠商界的進步一日千里際會風雲用得著左瞎子說的孤之始願不及此其及此豈非天乎幾句話兒從前陶朱公三致千金已算是了而不得現在給這班做顏料生意的人聽見真要笑破肚子哩理潤的叔父碰到了這個機會一年之後計算贏餘自也有些莫名其妙不要說他自己頓時是腰纏富有面團圓做了南面而王的富家

翁便是他店中的小夥計，也有分到一二萬元。五六千元花紅的平常，每月只有六七塊錢的工資。現在也頓時變作小康之家了。我說到此地，又想著一件事情：覺著金錢這樣東西，最是勢利不過。冥冥之中，不知道是那個管理此事，越是要他的時候，他偏和你絕交，輕易不肯光降玉趾。等到你溫飽無憂的時候，可以不必和他相依爲命了。他却源源而來自己紓尊降貴，親自送到門上推也。推他不去，原來這財神菩薩是個錦上添花的小人，並不是雪中送炭的君子。可笑世上一般愚夫愚婦，還要朝朝香燭，夜夜錢糧，禱告他救貧救苦。那真是背上掛胡琴叫做挨不到呢！不要說別的，讓我來說一樁故事，在下同。

頭顱的代價

五

鄉有一位姓龔的官名，一個勉字，是一個讀書寒士，雖然學富五車，但耐時運不濟，窮得幾乎要死。一天，他倚在小樓之上，向下一望，看見一個婦人匆匆走過，却從頭上落下一根金鎖，黃澄澄的，照在日光之中，好不耀目。龔先生這天正窮得連夜飯米都沒有，性命關頭，也顧不得甚麼仁義道德，想借這根金鎖來救急，便邁步下樓，到地上去拾取，拾到手中，一看，哈哈，造化！那人拾着黃金，會變銅，那裏是一根金鎖？簡直是一根稻柴罷了！或者還是梁伯鸞的那位孟光夫人頭上戴的那根荆鎖呢？龔先生這一氣非同小可，趕着向地上一摔，頭也不回的依舊回到樓上去了。但是心上總有些不大明白，從新伏在樓上，去想了。

窗之中看個仔細不到幾分鐘又有一個賣柴的鄉下老兒挑着一擔柴走過走到那兒向地上一看忙着彎腰去拾喜逐顏開的向衣袋中一摸龔先生從樓上飛奔下去要問他看一看拾到了甚麼東西賣柴的還當是來了一個拆梢的人死命的不肯拿出來看連聲囁道我並沒有拾到了甚麼東西龔先生便和他老實說道這是各人的福氣我並不想和你分肥實在只要曉得一個確實的下落便把方纔自己的情形和盤托出一古腦兒告訴了那位賣柴人賣柴人纔從胸間取出那根金鎖一看之後龔先生免不得如江東周都督雖然沒有實行三氣却已嘗了兩氣的味兒原來那根金鎖依舊是黃澄澄的硬

繡繡的兀的不是金鎖是什麼怎麼到了自己手中便會變作一根稻草兒呢想了片時忽然像有了覺悟似的便把金鎖還了賣柴人回到樓上熬着餓荒過他的三更燈火五更雞生涯這年大除夕債客臨門沒有法想便悄悄地獨個兒到一所荒庵中去躲債這座尼庵叫做綠蘿庵在東門城外庵中人跡罕到幾位修行的尼姑佛課餘閒種上了幾株紅綠梅花疏影暗香紅情綠意倒也別有勝境龔先生便在在別人家今日大年三十夜綠蘿庵裏看梅花那時的龔先生總算是潦倒得無以復加了誰知否極泰來不到十年他便由進士出身歛歷宦途一帆風順

一直做到廣東藩臺前清官制藩臺是管理全省財政的衙門中有一座藩庫貯藏金銀財寶龔先生想起從前拾斂變稻的那件事情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天天衣冠頂戴坐了大堂把藩庫中的元寶一隻隻搬到面前吩咐差役從重鞭打今天如此明天如此後天也是如此好像提到了甚麼海洋大盜革命亂黨嚴刑敲比的樣子一連打了幾天那看守藩庫的元寶神着了慌便托夢和龔先生說道這不干我的事從前是命中註定窮相未脫還未到發迹的時期所以不應得此非義之財我們是奉着司運之神做事一些沒有自主之權並不是有意和你作對請你不要意氣用事罷龔先生恍然大悟知道命

運二字顛倒衆生任你如何鑽營奔競也奈何他不得這件事近乎迷信而且他家筆記上記載的也很不多過這件事的確確是敝同鄉龔先生的佳話不可使他人掠美當作別人的事情廣東藩司衙門在前清末造時還有一方匾額是龔先生的手筆他的大名和政績載在縣志是不可憑空捏造的我所以引證這件事一半是證明金錢的勢利一半是把他來作史理潤叔父的影子也曉得理潤的叔父一朝發迹正和龔先生差相彷彿咧擋下閒話理潤到了這個叔父自然也漸入佳境當那位女僕引理潤到他叔父面前叔父居然一見如故這並不是篤念一本之誼其中還有別層原因因為理潤的叔父自

小從南洋經商後來回到上海其時已過中年雖然幸運之神和他訂交年年常有幾千元的收入到了歐戰時節更大發其財然而天下事利害相劑從沒有兩全的道理與之角者去其齒理潤的叔父停辛苦幸作了大資本家却是華髮益頰已臻暮境夕陽雖好紅不多時回顧膝下舉目無親連傳經的伏女都沒有一個不要說問詩問禮的玉雪佳兒了在別人呢有了這一世用不完的家私三妻四妾娛樂老境自是題中應有之義理潤的叔父却是起自孤寒深知沒有錢的苦處所以一個錢看作比磨子還要大些情願把整整千萬的銀子存在銀行錢莊上面却不肯浪用一文那裏還肯討小平日進進出出

總是安步當車聽着摩多卡每幾塊錢一點鐘的價錢固然也嚇個半跳把舌頭伸出了三寸長半晌縮不進去便是馬車咧包車咧他也覺得過於浪費有了坐車的錢不如把他存積生利好得多了因此便種下了一個很慘痛的結果當他收留理潤在家中兩年之後有一天獨自一個人在街上行走前面來了一輛馬車後來又來了一輛摩多卡司機的人把喇叭捏得震天價響可是他老人家心上一慌逃退兩難左右不是要向東避恐走到電車軌道中去要向西去偏偏那大剛值雨之後西面正在街泥溝滿地他老人家三天前親自向一片舊貨店中化了八角大洋買了一雙雙樑雲頭式的綵幫鞋子這

天。因。着。出。來。的。時。候。忽。然。放。晴。特。地。把。新。鞋。穿。上。此。時。捨。不。得。把。他。弄。髒。略。一。游。移。那。時。是。千。鈞。一。髮。的。時。節。那。裏。容。得。他。老。人。家。徘。徊。考。慮。不。好。了。摩。多。卡。向。他。身。上。一。撞。便。把。他。老。人。撞。了。個。仰。面。朝。天。究。竟。是。上。了。幾。年。年。紀。的。人。經。不。起。這。樣。的。顛。撲。雖。然。只。輕。輕。跌。了。一。交。却。早。把。老。壽。星。的。頭。顱。跌。破。當。場。紛。擾。了一。回。他。老。人。家。還。不。肯。聽。巡。捕。的。頭。顱。跌。破。當。場。紛。擾。了一。回。他。老。人。家。還。不。肯。聽。巡。捕。的。命。令。坐。車。子。到。醫。院。中。去。怕。的。是。要。叫。他。擔。負。醫。費。巡。捕。沒。奈。何。

現。在。撤。手。西。歸。這。遺。產。的。承。繼。人。很。費。斟。酌。因。著。他。膝。下。並。無。一。男。半。女。凡。是。至。親。都。存。着。想。喫。天。鵝。肉。的。妄。想。後。來。由。親。族。中。一。個。公。正。人。提。議。遺。產。應。歸。嗣。子。承。襲。這。嗣。子。的。資。格。當。然。只。有。姪。兒。最。爲。正。當。因此。却。又。發。生。了。爭。端。理。潤。也。是。他的。姪。兒。而。且。當。理。潤。落。魄。無。依。的。時。節。他。老。人。家。親。手。提。拔。可。見。得。他。對。於。理。潤。是。很。喜。歡。的。現。在。把。理。潤。做。他的。嗣。子。最。相。當。也。沒。有。但。是。理。潤。沒。有。到。他。家。內。之。前。已。先。有一。個。遠。房。姪。兒。在。他。家。內。料。理。庶。務。不。過。這。位。姪。少。爺。手。段。稍。爲。闊。大。些。他。老。人。家。常。常。說。他。不。知。稼。穑。難。把。自。己。的。錢。浪。用。有。些。不。大。喜。歡。而。且。把。他。荐。在。一。家。公。司。曾。經。有。不。名。譽。的。事。情。發。生。雖。然。不。

遇是一個嫌疑犯却因此大失老人的歡心。自從理潤入門以來越發不把那姪兒放在心上有了這一層因果這承繼問題當然是由理潤坐享然而許多親戚覺着理潤太佔便宜便商量許多破壞的方法製造空氣散布謠言做出一種主持公道的態度却置死人於不顧正在紛擾的當兒却惱動了一個女英雄這女英雄是誰便是理潤的胞姊從來劉安飛升雞犬皆仙理潤既靠到了這樣的闊叔父他的姊姊自然也沾着些風光新近嫁了一個甯波人想做一項生意正愁沒有資本得了這個機會便大施手腕竭力運動居然舌戰羣儒將許多親戚駁倒結果准以理潤爲嗣子照甯波俗例死者入殮時一定要

由兒子擰頭理潤的叔父因頭破受傷而死斷氣的一時節頭上還繫著繡布那遠房的姪兒放着現成的一筆財餉豈肯甘心放棄當入殮的時候預先抱着老人家的頭嚙啕大哭算是躊躇盡哀理潤却也跟着一生命運關係好容易有他姊姊一支生力軍幫忙居然打到勝仗便也不肯稍讓搶上前去抱頭兩個人搶着一顆頭顱你推我撞別的不打緊却把老人家頭上的綢布撕下了後來還是那位女將軍出場把遠房的姪兒拉開一面叮囑理潤細心把老人家頭上的綢布除去用清水抹布將血跡洗去然後穿好成殮的衣服恭而且敬的捧着這顆頭顱安然入殮舉喪成服理潤自然穿着孝子衣裝寢苦枕塊

履行他應盡的義務。然而現在的理潤不比從前的理潤。近來手頭漸漸寬裕。上海是甚麼所在的地方。紅塵十丈誰也不能不受他的沾染點污了一生的清白。何況理潤是個乞兒暴發呢。當老人家未死以前。他早已結識了一位膩友。租下了一所小房子。現在要他匍匐在楠木棺材的旁邊終喪守制無異於把一匹脫纏的馬叫他去拉馬車那裏還肯安受羈勒呢。不過看着金錢面上又不得不如此扮演一回。不然便免不了旁人的議論。或者要生出意外的風波。而且那位嫡親姊姊的面上也說不過去無可如何。只得耐着一百二十個的不情願。天天虛應故事。却設法運動許多亲戚清理賬目。明知遠房姪兒同

其餘幾個同老人有關係的人總要分些好處。但總不肯過於吃虧。結果大家公同判斷財產約在二百萬左右。理潤一個人得了四分之三。尚有一分大家分。理潤也不能再說什麼喪事之中一切照着俗禮。應有儘有出殯那天足足化了兩三萬塊錢。理潤的叔父辛苦了一世。總算得着這些的身後榮光。但是路上行人連理潤叔父的姓名都不知道。一樣的大出喪。所以不能轟傳遠近。便是他老人家在日謹慎小心不敢放膽去做。所以遇着千載難逢的機會。也只不過發了這些財產在顏料業當中已算是起碼。貨自己却還沒有享着現成幸福。都給理潤代他享用不到一年。理潤已建築了高房大廈。把小

頭顱的代價

一一二

房子中的人移藏金屋。同時理潤那位姊姊也坐了。是那女軍師主張給理潤做叔父嗣子的報酬老實。摩多卡招搖過市理潤的甯波姊夫也一躍而爲商。說來都是從老人家一顆頭顱上發的財罷了。界鉅子經營極大的商業他的資本從那兒得來便

落花片片

鄭逸梅

眞美人視脂粉爲贅物。

情場之前爲玫瑰大道。後爲荆棘小徑。

香羅小帕往往遍繡淚花。

懷抱伊人雖環肥亦覺輕如燕瘦。

伊爲電影導演常以其粲笑佳片開映於我腦幕。

低頭弄襟角時其芳心之曼妙實不可以言狀。

多情兒女願上有求必應之匾額於愛神座前。

滑稽夫妻之通

信 程瞻廬



*夫致妻信

憶自臘月初旬與卿話別。蠟淚盈盈。曷勝哀怨。臨行又贈我蠟梅一枝。臘鼓聲中。偕一長鬟。奴子悵惘登程。一路北風作獵獵聲。加以臘雪紛飛。漫山遍野。備極行旅之苦。際此殘臘。將盡猶復僕僕奔走。每一念及。味如嚼蠟矣。客中無所消遣。惟時時往蠟人館參觀。亦或蠟屐登山。以舒懷抱。道遇麗人。我輒俯首視地。不敢見獵心喜。卿可放心。勿謂我獵豔尋香。流連忘返也。家中所用之寧波娘姨。依舊滿口阿獵。否。卿近日病體復原否。家中有臘肉若干塊。卿可常常煮而食之。惟勿經寧波娘姨之手。阿獵嘴饑。防彼偷吃。且醫家云多食脂肪。以潤澤肌膚。否則面黃如蠟。甚難看也。夜間吹滅蠟燭。早早歸寢。如嫌黑暗。則鬟鬚頭上可放毫光。抵得蠟燭光五百枝也。此信祕密寫以蠟箋。裹以蠟丸。閱畢。即於蠟燭火上焚化。之至囑至囑。

吾鄉有滑稽夫妻者。夫麻面而妻禿髮。往來通信。互相嘲謔。讀之令人噴飯。今錄其詞如左。

*妻答夫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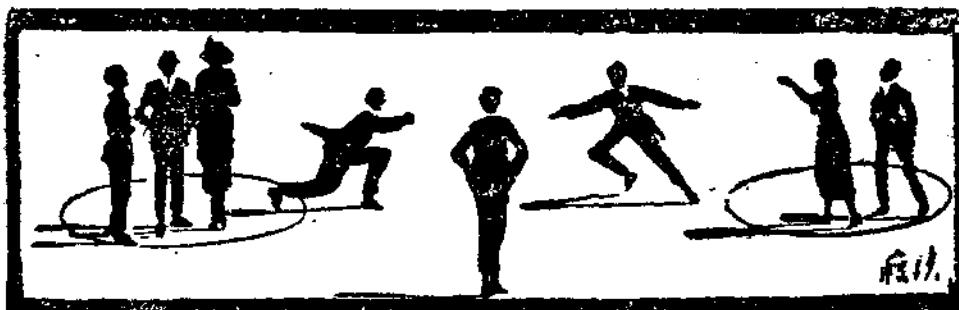
吾夫一去阿儂。心亂如麻矣。遲遲春晝。教儂如何消磨。聽枝頭麻雀聲聲。噪聒得。

滑稽夫妻之通信

滑稽夫妻之通信

二

人異常麻煩不禁四體麻木宛如酒醉得君來札使儂肉麻君遇道上麗人可曾着魔否可曾闖入天台飽餐仙家胡麻飯否果爾則儂與君之愛情當如快刀斬亂麻一刀兩段矣君其慎之客中無所消遣儘可與同事諸君叉叉麻雀或人數不足則牛牽磨之打牌亦可頑頑暇時多購水果食物聊作消閑點心以遣睡魔如饅饅如蘇酥糖如芝麻香蕉均係君所愛食者何不購之清晨起身須用香肥皂打磨面皮使麻孔裏不留宿垢打磨完畢常吃黑芝麻拌炒米粉一碗大可補心血也家中大小平安惟磨盤一個忽然不翼而飛詢之鄰人則云見一麻面賊將磨盤放入麻袋負之而去矣家中失卻磨盤此後磨礪米粉須向隔壁二嫂家借取磨盤一用殊不便也寧波娘姨人尙老實並非滑頭麻子夜間取紮底針穿麻線替儂紮鞋底惟少針箍以致指頭上針孔纍纍彷彿麻癩君返家時須多帶針箍幾枚回來箍上針孔須深須密與君之麻臉一般君購針箍時不妨即以麻臉作貨樣也如有上好麻線亦多購幾捲回來至屬至囑





笑呆生參透了人生觀現在無論什麼事情都抱着一種樂觀了他說人們一生出來就是望着死路

上跑去不過在路上走的時候略略分出些長短罷了但至多也不過百年短的更不必說試想在這極短的時期內不樣樣事情去求些樂趣終日處在愁城之中這真是自己輕蔑了自己的人生自己虛度了自己的人生啊

有一位朋友駁他說假使我的人生悲苦得很我的環境惡劣得很開眼都覺得是悲觀那麼叫我又怎樣去尋樂趣呢他道你的人生何嘗沒樂趣呢不過你不能去領略罷了要曉得樂趣是從心田裏發出來的你心田裏既然存了厭惡的心那樂趣自然就不能來給你享受了譬如那富貴的人們穿的是美衣吃的是精饌在旁人眼裏瞧起



樂 觀

朱·松·廬·

樂觀

三

依。舊。不。能。得。着。一。些。樂。趣。像。那。些。貧。寒。的。人。們。穿。的。
是。布。衣。吃。的。是。粗。飯。在。別。人。眼。裏。瞧。起。來。都。道。他。們。
一。定。毫。無。人。生。的。樂。趣。了。但。是。他。們。心。田。裏。只。要。能。
夠。得。着。一。種。譬。解。來。安。慰。和。知。足。的。心。想。也。就。一。樣。
可。以。有。許。多。樂。趣。咧。……即。如。我。早。年。也。何。嘗。不。是。
在。愁。城。裏。過。日。子。後。來。於。無。意。中。在。『人。生。必。讀。』

良。久。良。久。方。才。猛。然。省。悟。道。對。呀。我。這。樣。終。日。憂。愁。
真。可。謂。是。庸。人。自。擾。咧。於。是。就。改。變。從。前。的。態。度。萬。
事。都。向。樂。觀。上。想。了。幾。年。以。來。得。了。不。少。的。益。處。到。
現。在。還。是。終。日。快。快。樂。樂。的。不。然。恐。怕。早。已。赴。死。神。
座。下。去。了。罷。

當我在福得洋行做賬席時。每月有百餘元的進項。
那時候我和伊正當在新婚之時。愛情的熱度。何等。
的濃厚啊。伊說全世界的人除了你之外再沒有第二個可作我的安慰者了在我的心裏也以為伊這個人的確是唯一柔順而可愛的人咧一年之後我倆又多了一個愛情结晶品了這時候我左擁嬌妻右弄孺子真是前面玉也不易豈知造化小兒慣會了這段格言之後腦府裏頓時受着很深刻的激刺。

弄人不多幾時。洋行倒閉了。我失去了每月固有的進項。自然就不免手頭要拮据了。後來沒法只得天天典衣度日。試想我處着這種境遇，何等的憂悶啊。在這時候我忽然見了適間所說的那段格言。頓時心中得着一種譬解。心想我譬如當初沒有這個職務。或者現在竟沒有衣服可質呢。想到這裏。早把平日的憂悶一齊消化盡淨。

在這當兒伊的愛情熱度忽然和我清淡了。起初幾天。我原不介意。以爲是伊見我失了職務。心裏代我憂愁。所以感着不快的。於是我就把種種話去安慰伊。並將我的譬解告訴給伊聽。豈知伊聽了這話。不但不強爲歡笑。反而把柳眉一豎。頓時將我大罵了。

一頓說女子嫁了男子。原是要靠着吃好着好的。現在你這樣一天天的下去。難道要把衣服質完了。叫我裸着走嗎？我當時不禁十二分的奇怪起來。心想伊自從和我結婚以來。從沒有反唇相稽過一次。今天爲什麼忍心這樣對待我呢？也許伊胸中另有感觸。所以把我來洩氣的罷。於是就忍受着伊的罵。一個人快快樂樂的向朋友處跑了一趟回來。安安稳穩的睡覺。明天一早起來。伊便向我要八隻大洋去買圍巾。我說我現在既失了職務。又沒有進項。那裏有這筆閒錢呢？伊說天氣已是很冷了。別人家都有。難道我不配有嗎？我笑着對伊說：配是配的。但我現在沒有錢能買給你。你如必定要時。不妨把手上的

約指去暫質一質待我有了職務再贖給你罷了。伊聽了這話一陣子的冷笑說約指嗎那不依舊是我東西嗎我把自己的東西質了去買圍巾那麼我又何必對你說呢我沉吟了一會仍和顏悅色的對伊道你不是說過的嗎我倆的愛情是濃厚到沸點了是分不出你我的了那麼這個約指又有什麼你我的呢伊聽了這話當時又發表了許多不好聽的議論末後伊竟哭了我當時的心裏雖然十分痛苦但是轉念一想譬如當初的愛情沒有這麼濃厚或者如隔壁那家夫妻天天吵鬧也要過的咧於是依舊不覺得半點不安向書架上取了一本滑稽大觀看着兀自癡笑了一回然後很安適的睡覺三天。

之後伊向我提出離婚了我突然聽了這話不禁呆了半晌良久方才帶着一種苦笑問道你這話不過是說着頑的罷說時露出一種希望的樣子靜待伊的答覆很想伊能一笑或者說出一個『是』字那知伊把臉一沉很決斷的說道誰與你說頑話呢你現在既然自願不週我怎能陪着你受罪呢我聽了這話不禁哭喪着臉道你既不甘食貧自願求去我原也不能十分挽留你曉得就是挽留你也是無效但是丟下這週歲的孩子叫我怎樣呢……伊看了孩子一眼眼裏的淚珠也似乎要奪眶而出既而咬着牙齒說道那也顧不得這許多了說時把頭低下去一手弄那衣角五分鐘後伊狠毅決的站起來把伊

的。衣服。整理。好了。打。了一。個。小。包。袱。把。飾。物。置。在。一。
只。小。皮。箱。內。然。後。又。遲。疑。一。回。方。才。帶。着。慘。笑。說。
道。我。要。去。了。這。時。候。我。雖。有。千。言。萬。語。在。胸。中。竟。一。
句。也。發。不。出。來。只。呆。呆。地。望。了。伊。一。眼。忽。然。想。起。伊。
這。樣。的。無。情。我。何。不。和。伊。到。官。廳。上。去。呢。既。而。轉。念。
一。想。即。使。到。官。廳。上。去。也。不。免。要。離。異。的。就。是。判。決。
下。來。不。準。伊。離。異。但。將。來。處。在。一。起。也。不。見。得。有。什。
麼。樂。趣。了。想。到。這。裏。就。把。頭。側。轉。了。呆。呆。地。望。那。壁。
上。掛。的。一。幅。西。洋。愛。情。名。畫。等。我。回。頭。看。時。伊。已。早。
自。去。了。當。下。我。一。眼。看。着。牀。上。的。孩。子。不。由。一。陣。傷。
心。眼。淚。早。如。斷。線。珍。珠。般。的。掛。將。下。來。心。想。金。錢。的。
勢。力。何。等。的。威。猛。啊。能。將。世。間。上。好。好。的。夫。妻。生。生。

地。拆。散。了。唉！可。怕。啊！金。錢。的。勢。力。可。恨。啊！金。
錢。的。罪。惡。……我。嗟。嘆。一。回。忽。地。笑。起。來。道。呀！
我。怎。樣。又。把。那。格。言。忘。了。我。何。不。譬。如。伊。已。死。了。或。
者。譬。如。我。和。伊。沒。有。會。面。我。竟。不。曉。得。世。間。有。伊。這。
麼。一。個。人。我。這。樣。一。譬。解。不。是。把。愁。悶。一。齊。化。消。了。
嗎。况。且。人。生。的。時。期。原。是。有。限。的。在。初。生。出。來。以。至。
於。死。更。如。一。場。大。夢。一。般。那。麼。這。一。回。事。原。不。過。是。
夢。中。的。一。段。罷。了。我。想。到。這。裏。我。的。心。田。已。舒。暢。了。
許。多。於。是。就。把。自。己。所。有。的。衣。服。質。去。了。幾。件。僱。了。
一。個。乳。媽。來。撫。養。這。個。孩。子。一。面。託。人。去。設。法。尋。職。
業。過。了。半。月。光。景。僥。倖。謀。得。一。個。月。薪。六。十。元。的。位。
置。但。對。於。我。的。家。用。開。支。也。就。儘。可。夠。了。我。每。天。早。

晨出去服務。晚上回來抱抱孩子。倒也很是快快樂樂的。

我這樣的過了一年光景。阿寶已經有些會得呀呀學語了。我的心裏益發歡喜。我也無心再行續娶了。因為我已明白愛情是不能永久的是隨着金錢轉移的。娶了回來一則自己要受累。二則孩子要吃苦。所以我決計不娶了。那一天我在公司裏回來。乳媽對我說少爺今天有些微熱。似乎沒有往時那種強健。我聽了這話急忙向乳媽手裏抱了過來。一回兒摸摸他的頭。一回兒吻着他的臉。他只把兩顆小眼珠兒不住的向我瞧着。有頃方才向我說了聲爸爸。我要茶吃。我一見他的神色再聽他說要吃茶就曉。

得他真果有些不大舒服了。因爲我往時回來他總是爸爸的叫得不停或是要買糖果吃或是要弄玩具却從未會要過茶吃。當下我就叫乳媽去沖了一杯代乳粉來。重又叫他去請醫生。在醫生未來之前我就慢慢地問他心裏可覺得難過嗎。肚裏可覺得痛嗎。他一聲不响。只呆呆地看着我。我把那代乳粉一匙一匙的遞給他吃。他好像吃得很有滋味的樣子。不多一歇竟把一小杯代乳粉吃完了。我問他可還要嗎。他把頭搖了兩搖似乎表示他已夠了。少時醫生來了。診過脈我道可要緊嗎。他搖了搖頭道沒甚事。不過是受着一些寒罷了。只要吃一兩貼草頭方就會好的。說罷開了一張方子。又坐談了一

回方才興辭而去。我因聽醫生說沒甚要緊也就放心了一半。當晚叫乳媽去贖了藥煎好了給他吃。他說苦得很我不吃我硬按住他的頭給他吃了兩口。把他弄的大哭起來。當晚平安無事。明天早晨我依舊到公司裏去服務。臨去時分付乳媽好生看侍。勿抱他到外面去受了風。這天我的人雖然在公司裏辦事。我的心却未嘗一刻離開家中。等到四點鐘敲過。忙把簿摺整理了。急忙忙的回來。乳媽早已迎上來告訴我說。小少爺的病症似乎轉劇些了。我聽了也不理會。一直跑進房裏。把被窯輕輕地揭開一塊。釘着我似乎心靈裏有許多話。不過不能發出來。只見他那嫩白的小臉轉了十分紅潤了。我想這時候他的小心靈內真不知怎樣難受呢。再摸摸他

的額際。如火一樣底熱。手足却又很冷的。我見他這副神色。情知病勢已轉劇烈了。急忙叫乳媽去請醫生。少時醫生來了。診了脈。搖着頭說。這病已到很危險的地步了。要是大人呢。還可下一貼劇烈的藥。或者可以扳轉來。也未可知。但是在孩子身上。未免怕吃不住罷。我很焦急的說。如此說來。難道已是無救了嗎。他道。我們做醫生的。總盡力的救治是了。於是他又開了一張方子。匆匆地去了。我趕緊叫乳媽去贖藥。再看孩子時。面上益發燒的利害。兩顆小眼珠。了。啊。少時煎好了藥遞給他吃時。他已不像昨天那樣倔強了。或者他祇有這一絲的氣兒。沒有倔強的能

力罷了。這天夜裏我陪着他睡。只覺得一只火爐在身旁一樣。一夜功夫我何曾合眼呢。明天一早起來忙寫了一封請假的信到公司裏去。一面親自去請醫生。這位醫生是一位很有名的小兒科。他到來診了脈。皺着眉對我說道。他這病的起始原沒甚緊要。不過受了些風寒。再加吃了些冷東西罷了。大概總是給庸醫誤投了熱藥了。不然病症沒有變的這麼快呀。現在恐怕難以挽救了。說罷勉強開了一張方子而去。我正想打發乳媽去贖藥時。孩子忽然猛地翻過身來。向我現出一些微笑。唉！他這個微笑就是他最後的一笑了。我再摸他的手足已如冰一般。的冷了。我再不願意看這種慘狀。含着淚。背着手。踱。

了出來。不一時已聽得乳媽的哭聲。這時我的心痛極了。我一生的希望也絕了。我也不忍目覩他的小軀。就拿出幾張鈔票。請隔壁一位王先生幫同乳媽草草的把來買棺盛殮。我那時候真覺得萬念俱灰。一連三天沒到公司裏去。終日昏昏悶悶的睡覺。在這極無聊的當兒。忽地又想起了那幾句格言了。心想孩子已死了。我這樣的氣苦也不過。反使自己傷身罷了。我何不把來一譬。譬如沒有養他呢。或者譬如我自己先死。把他棄在世間。那不更慘苦了嗎。況且一個人生了出來。原終免不了死的。像他這樣去得快。他的靈魂上却少受許多痛苦啊。我不是時常說的嗎。一個人的一生原不過如一場大夢。那麼

這段事情也不過是夢中的一段罷了。我想到這裏。胸襟又覺得寬暢了許多。把痛苦二字又撇開了。明天早上依舊快快樂樂的到公司裏去服務。過了幾天給了乳媽二十塊錢叫他去另尋主人罷。我現在一個人早上到公司裏去。晚上回來看看書。有時到朋友家去談談。終日快快樂樂的。絲毫不覺得悲慘。絲毫不覺得痛苦。我只曉得在一天世上就要尋一天人生的樂趣。無論什麼環境來壓迫我。我總是抱着樂觀去承認他。我總能設法去譬解他。我現在也一些不生什麼妄想。只安待那死神來迎接我了。

他說完這話。接着一陣子狂笑。那駁他的人聽了。頓時胸襟裏暢快了許多。心裏好像得着一種極好的

安慰了。把平時所抱的惡劣觀念似乎已戰退了。不少覺得自己肉體上雖然避不了痛苦。但是精神上却正可找許多樂趣咧。於是誠懇的說道。朋友。你的議論却是不差。我很佩服你。我很感激你。我希望你。把你你的高論去救全世界的愁人。我去了。再會罷。說罷快快樂樂底去了。笑呆生見他去後。面上現出一種微笑。似乎表示又多了一個同志了。

落花

徐哲身

東風昨夜送春回。滿目飛花劇可哀。最是美人新怨別。不堪孤客獨登臺。綠肥波面鴛鴦老。香盡枝頭蝶蝶來。今古繁華同一慨。拼教沉醉掌中杯。



開卷無益錄

朱楓隱

古人云。開卷有益。其實有益無益。在人而不在書。若吾輩開卷都爲遊戲文章者。多開一次卷。即可多生出一種笑話。彙錄於後。閱者覽之。其以爲有益乎。抑視爲作無益害有益乎。

(一) 孔門大三牲

俗稱牛羊豕爲大三牲。余謂孔氏門牆中亦有大三牲。如司馬牛。冉伯牛。者牛也。公羊高羊也。孟武伯名彝豕也。(按武伯之父懿子與其兄南宮敬叔同受業於

孔氏之門，則武伯實爲孔子之小門人，故亦得列于孔門。）

（二）四書上之開門七件

開門七件者，謂柴米油鹽醬醋茶也。此七者四書上均有之。如柴也。恩之柴。柴也。（按四書上柴均作薪，故祇得借用此柴字。）米粟非不多也。粟米之征之米米也。（按四書上米字多作穀或粟，其直書米字者祇此。）天油然作雲之油油也。（此油字亦係借用。）膠鬲舉於魚鹽之中之鹽鹽也。不得其醬之醬醬也。或乞醯焉之醯醋也。（按四書上無醋，然醯卽醋也。）舍其梧櫟之櫟茶也。（按四書上無茶字，然攷爾雅釋木云：櫟苦茶是知櫟卽茶也。）

（三）四書人名中之虎豹犀象

四書人名中虎豹犀象俱全。如陽虎。虎也。王豹。豹也。公孫衍。卽犀首。犀也。舜之弟。象也。

（四）四書上一至六之大寫數目字

四書上自一至六之大寫數目字俱全。如壹是皆以修身爲本之壹大寫一也。其爲物不貳則市價不貳之貳大寫二也。參也魯之參立則見其參於前之參大寫三也。（四書上無參字，然參卽叁也。）百工居肆之肆大寫四也。一日而三失伍之伍大寫五也。孟子之平陸之陸大寫六也。惟七八九十四字大寫作柒捌玖拾則四書中無之耳。

（五）四書上五字句末之五行

四書上五字句其末一字有嵌五行者。如豈謂一鉤金句末一字嵌金工師得大木句末一字嵌木猶以一杯水句末一字嵌水菽粟如水火句末一字嵌火有人此有土句末一字嵌土。

（六）四書上之四靈

麟鳳龜龍謂之四靈。四書上均有之。如麒麟之於走獸之麟麟也。鳳鳥不至鳳凰之於飛鳥之鳳鳳也。鼶鼶蛟龍龍子曰蛇龍居之驅蛇龍而放之菹之龍龍也。見

乎。著。龜。之。龜。也。

(七) 孔子亦愛煙酒嫖賭

人皆稱孔子爲聖人。似乎一岸然道貌人。其實孔子於烟酒嫖賭四項。色色俱愛。如述而篇云。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天天如也。孔子苟不愛烟。何爲在燕子窠中。伸(申諸音)其嬾腰(天諸音)乎。鄉黨篇云。惟酒無量。不及亂。此可謂孔子愛酒之確證。鄉黨篇又云。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孔子苟不愛嫖。何爲賞山梁輩之時髦乎。陽貨篇云。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孔子苟不愛賭。何以稱博奕者爲賢乎。

(八) 四書中之五音

四書中五音之字俱全。惟宮商羽三字則甚多。若角與徵。則惟徵招。角招是也。一句中有之耳。

(九) 四書中之書畫琴棋詩酒花

昔人有以書畫琴棋詩酒花七字。與柴米油鹽醬醋茶七字。一雅一俗。兩兩對舉。

者。後七字之見於四書中者。吾已述之於上矣。至前七字。四書中亦皆有之。如子張書諸紳之書。字書也。（四書中書字甚多。然皆詩書之書。惟此句作書寫之書。）毀瓦畫墁之畫。畫也。（四書中畫作繪。故借用此。至今女畫之畫。則當讀作劃。不作畫解矣。）如鼓瑟琴之琴。琴也。（四書中琴字甚多。姑舉其一。詩酒字仿此。）不有博奕者乎。奕秩通國之善奕者也。之奕棋也。（四書中無棋字。奕卽棋也。）詩三百之詩。詩也。不爲酒困之酒。酒也。唐棣之華之華。字花也。（四書中無花字。古華字卽花也。）

（十）四書中之長人肥人瘦人白人紅人

或問四書中之人。孰長孰肥孰瘦孰白孰紅。余曰。公冶長名長。其人必長。季康子。名肥。其人必肥。侍人瘠環。名瘠。其人必瘦。曾哲。字哲。其人必白。（齊桓公名小白。白而曰小。其人非甚白也可知。故不列。）公西華。名赤。其人必紅。

滑稽尺牘

餘卓呆

●認親眷信

幽茗大姻兄

你的信看過了。我說我與你有些親戚關係。你不明白。要我說出這親戚關係來。實在我們遠雖隔得很遠。親可確是姻親。你如果不怕討厭。我來敘給你聽聽罷。不過關係實在是極遠的姻親。

你的母舅有一個表外甥。

這表外甥的繼母。有一個拖油瓶。

這拖油瓶。有一個過房娘。

這過房娘。有一個老鄉鄰。

滑 稽 尺牘

二

這老鄉鄰有一個毛腳女婿。

這毛腳女婿有一個女客。

這女客有一個養媳婦。

這養媳婦有一個姨表姊夫。

這姨表姊夫有一個奶嬸嬸。

這奶嬸嬸有一個小姊妹。

這小姊妹有一個姘頭。

這姘頭就是我。

你看我們有這麼一種關係牽連着。你和我還不是姻親麼。不過這姻親遠得未免太大些。因此我就稱你一聲大烟兄。也沒有什麼不合啊。你倘使嫌他太遠。要把這重遠親變成近親。也很容

易。只消你去要求你令姊速卽和你姊夫離婚。然後我再和伊結婚。這麼一來。我們就變成至親了。至親莫如郎舅。我沒有姊妹。只有犧牲你姊夫。使我們成至親了。請你從速進行。

大姻弟胡調人鞠躬

●邀友人看木人頭戲信

謙公仁兄

前天與你送出殯一別以來。已經有一星期了。近日作何消遣。城隍廟前。新從江北聘來木人頭戲一班。一時萬人空巷。雖梅蘭芳的風頭。亦不過如此。再加一班文人在報上撻到他三十三天。因此天天滿座。彩聲雷動。今天足下如無他事。何不同去一觀。我昨日已觀賞一次。演的是斬黃袍。又是當初劉鴻聲的傑作。前後台經理兼任前後台一切大小職務的小三子。唱做均佳。咬字也極清楚。個個都是北音(江北之音)他的劇本中如

滑 稽 尺牘

四

爲皇帝。坐江山。風調雨順。全憑那。狗入的。保定乾坤。

這些詞句。也都是當代名人替他修改過的。否則那裏會有這麼典雅呢。那扮青衣花旦的某木人君。貌又酷肖蘭芳。小三子唱一句

認不得你姑娘陶三春啊。

聲音真如春天的黃鶯。那「三」字更爲特別。他讀做「歇哀」。純粹的北音。決不是票友們所及得到的。小三子脚打鑼鼓。也是妙到極點。總之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你不可不看。他既一向從沒來過。此番一去之後。不知何日再能到此。這一次若不是那做皮匠的小許把他邀來。我們那裏有這眼福。今天我已在正廳第二排定了位子。請你早些來罷。就在城隍廟前小便處旁邊。還有一句話。小鬪薪收錢時。你別與我搶會賬。今天必須我請你。情願你晚上請我吃大菜的。

王三麻子 正月初八寄自大昌票房

說小小
五塊錢 閻茵

錢總不是一樣好東西。有了他便要處處提防着。沒了他。那就合上一句

古話。叫「一錢逼死英雄漢。」

拿廣告紙做被頭。石階沿做鐵床的。阿三窮也不止一天了。這天他合該喜得財。剛走下橋堍。便拾得一張鈔票。問道是一紙五元中國銀行鈔票。他不管三七二十一。兌了一塊錢銅



勢利的燈光

姚民哀

一 燈光如豆

風也完了。雨也停了。滿城鬧出一片鑼鼓爆竹聲來。街上那般來來往往的人。都是匆匆忙忙。好似有很大的事情。急於要辦。就是平日裏那般效學顏蠋安步當車的先生們。也踉蹌脚步。改變了常度。這是什麼緣故呢。指指頭一算。怪不得人們要忙碌。今天是臘月的二十七。迫近年關。大小百家。置備過年雜物。總算昏昏懶懶。又要加

上一歲年紀了。

碧澄澄。陰慘慘。一盞光燃如豆的油燈。燈下坐着個白髮老嫗。呆呆

子。我進四塊大洋。他肚裏的五臟殿。好久沒有修理了。急急跑到小飯館。大吃一頓。再到燕子窯裏吸了幾筒煙。再回到露天賭場裏去混了多時。一天過了。仍到他的臨時旅館去尋好夢。他爲了身上還有兩塊大洋。因此刻刻提心吊胆的防着翻來覆去。終睡不着。天快亮了。他起身時。沒提防那兩塊大洋已倒出袋袋口。只聽得一聲豁啷。那兩個袁世凱的肖像。適巧一個拋在陰溝洞裏。一塊鑽入石階的縫裏。阿三無法可想。只呆呆

的望着那站在面前的一個孩子。那孩子大約有十二三歲光景。剛從街上拾了許多放過的爆竹進來。堆在一個行竈旁邊。笑嘻嘻的向那白髮老嫗道。好婆。你瞧。我拾了這一大堆。也夠我們燒熟一頓夜飯了。老嫗搖了搖頭。也不答應那孩子的話。那孩子便覺得無趣。笑容頓然間收斂了。隔不多時。一個三十左右的中年婦人。推門進來。順手把門關上了。那老嫗忙站起來問道。他們答應了沒有。婦人忍住了兩眼眶的眼淚。抖顫顫道。難呢。他們擡直面孔打官話。說什麼殺人償命。欠債還錢。沒有別的可以商量。媳婦再三再四的求告。好話說了千萬句。他們祇裝着不聽見。那個來理會這些。到後來翻說我們放着抵得債的東西在家裏。故意向他們裝窮圖賴哩……那婦人說到這裏。眼淚便止不住。斷線珍珠般掉下來。竟嗚嗚咽咽的哭了。這孩子不知怎麼一回事。因爲瞧見母親哭了。也便跟着哭

地看着這兩個洞出神。

蝶 築 偶 語

瘦蝶

余闢鶴怡堂之東偏爲還讀我書處。大僅如斗。因名之曰蝶築。蓋紀實也。並自撰楹帖懸之壁間曰。「視當世事幾無一可。」讀古人書或有全材。一友人見之。目余爲狂。余笑謝曰。然則當世事果何一可哉。且古人書中之全材。求之今甯可得耶。友無以難。此聯超然塵表。大有目空一切之概。

了。老嫗輕洋洋的坐了下去。便向檻上一扒。

三個人哭了許久。還是中年婦人先住了哭。歎道。莫說有這筆未完。

就是沒有這注債務。我們也過活不了哩。人家說當完了衣裳。剩下空箱繡場。我們連空箱子都賣掉的了。莫說無錢買米。就是有現成的米擺在旁邊。我們把什麼東西去煮熟他……那孩子忽然停了哭聲。向着婦人插嘴道。沒有東西燒飯麼。這倒不要緊。你瞧見這一大堆放過的爆竹沒有。娘呀。倘然不夠。讓兒子再去拾好哩……

婦人也沒空聽他兒子的胡話。祇向着老嫗道。婆婆呀。你可記得今年上三春那個算命先生所說的話麼。恐怕真要應驗了。老嫗道。不錯。上三春算過一回命。但是那算命的說話我模糊了。虧你記得牢。但是說的什麼話呢。這一問。把少婦問得呆了。那裏說得出口。祇向那孩子發怔。孩子覺得很詫異。也鄭重其事問道。母親看我像什麼。

按蝶窯可與胡寄塵君之螺屋作對。
天造地設不謀而合。誠非偶然。

某車站有點心店懸長聯一寫作俱佳。惜忘製聯者姓氏。茲錄其聯曰：「車站未敲鐘。小坐片時且莫管圖利求名。請用些點心去。」蒸籠才揭蓋。飽餐一頓。若不是價廉物美。有誰肯掉頭來。」渾脫流利雅俗共賞。非名手不辨。

表阮陸无悲。嘗爲某酒樓撰聯曰：「此間小憩何妨。莫孤負明月先來。清風徐至。」若個閑愁未了。且消受窗

到底夜飯燒不燒呢。婦人咬咬牙關道。爲你不聽說話把你賣給人家。孩子一聽這話。又哭道。兒子聽說話了。母親不要賣我罷。那婦人忍着一百二十分沈痛。裝出很嚴肅的神氣。向着孩子道。你現在肯聽說話。可是來不及了。老嫗已懂得媳婦的心思。顫巍巍的道。這是我家傳宗接代的種子。把他賣了。不是把我家祖宗也賣了麼。還是賣了我老不死的好。我偌大年紀。在這種時代。早應該死了。偏偏不死。已經把阿順累了一世。累死了他。如今再要來分你們的衣食。恨不得望黃浦江裏一跳。現在祇要有人要讓我把身子賣去。既可抵擋了債。又減輕了你們食口。最妥當的事了。婦人趕緊接口道。婆婆。快不要說這話。莫說我們不忍做這喪盡天良的事。單論這賣買兩字。有買主。一定要有個賣主。賣主叫誰做呢。還是叫媳婦出面賣阿婆呢。還是教孫子出面賣祖母呢。婆婆一家尊長。萬萬不能賣的。既

前飄影檻外潮聲。」情景兼到。洵佳構也。余亦嘗撰酒館聯云。「放眼看幾輩醒人糊塗塗。到不如大家盡醉。」快心得此間歡伯斟酌酌。儘何妨小坐澆愁。」則沈鬱蒼涼有諷世之微意矣。

盛子小鶴字雪門。有所眷秀外慧中。而不喜簪花。大有杜工部詩摘花不插髮之雅。小鶴贈以聯云。心應如雪能憐雪。貌爲羞花不挿花。如初寫黃庭。恰到好處。

然這孩子要傳我家宗嗣。又不能賣。倒不如把我賣了罷。這一來。很有幾樁便利哩。第一我還壯健。做得動工。種得來田。買的人有貪圖。第二撫養孩子有婆婆。陪伴婆婆有孩子。中間少了個我。也沒甚大緊要的。婆婆呀。眼前救急。和着往後的利害。求婆婆准許我賣了罷。還有一樁。婆婆你請放心。媳婦這回賣的是氣力。心和身是不賣的。我們這種人家。在這種時世。本來不配談甚三貞九烈。可是我自己

的良心主張。總不肯使阿順在外死了。還要丟臉。譬如我到了外國去做華工。或者幫人家跟着主人出遠門。不是一樣的麼。淮其賣了我罷……說到這裏。那婦人止不住又哭了。

那孩子到底十外歲了。老大有些知識。一聽娘和婆婆所講的話。忽然去扯住了婦人的衣角。很淒楚的道。母親。你說媳婦不能出面賣。阿婆難道兒子可以出面賣娘麼。兒子的身體。固然是傳宗接代的。

春明園闡續錄

勢利的燈光

六

要是祖母。母親挨餓忍餓像爸爸一樣不知去向了兒子不是一樣的死。麼死了又傳什麼宗接什麼代呢。母親一去婆婆年紀大了兒子會伺候的麼。我自己還得母親當心饑飽怎能留意別人寒暖做工沒有多大氣力。學生意起碼要隔五六年好賺工錢那不是去了。

其地點即在菜市口一帶。惟其交易

所售之物無所不有。大抵皆由偷竊。

而來。實一穿窬之銷賊處也。然亦有

以贗劣之物。僞託盜竊以售欺者。故
非具有精銳之眼光。未易往問鼎耳。
蓋當此僅能辨色之時。又復倉皇匆
促。過此即無從追究也。有范某者。以

二 燈花報喜

一個死了兩個。麼祖母母親都不能賣的還是把我賣了去罷。
仁愛慈悲的燈聽了這祖孫三代可憐可敬的爭論在那裏想道這
種人家忍聽他們分散了麼。

骨董爲業。一日被人騙去玩具數事。追緝不得。乃往黑市物色。冀得璧返。詎原物遍尋不得。乃以京錢四千。購得石硯一方。歸而視之。真端溪產。且銘誌分明。知爲西堂尤氏物。售之約四十金。同業成某羨之。次日亦往購求。見一香爐。形式樸雅。古色斑爛。斷爲前代物。出白金二兩。購歸。視之。則以泥製成者也。爲之懊喪者累日。

△烟館

都市繁華不亞上海。惟烟館則卑陋。樣污。數十年未加改良。殊不可解。當

我們這樣活在人間和地獄。有甚兩樣呢。正在相持的時候。門外忽然有人喊道。「快開門呀。」接着門上便和打擂般響起來。把屋內老小三代。一男兩女。多嚇呆了。這時候這種神氣。打門除了討債的。還有誰呢。但是不開門。也不是道理。還是那媳婦有些識見。肚子裏先籌備好了一番。哀求展限的說話。然後把那盞結滿燈花。油乾將息的燈兒。勉強剔得亮了些。方伸手把門門拔了。還沒開口問出聲。早被打門的人。推了開來。却走進一個風塵滿面的中年漢子。那婦人一見。喜的打跌。沒口子喚婆婆快來。真是又驚又喜。又猜疑。老嫗認是討債的人。動手搶她。還不知是個面生的歹人。還想石子裏來榨油。其實婦人早已看得清清楚楚。來的這漢子。不是別人。乃是十三年前出去當兵。九年前傳聞打死在江西。尸骨無蹤的丈夫回來了。這一喜。非同小可。又怕不是人。是鬼。又疑惑是想瘋了。還像平日裏

鴉片極盛時代。上海南誠信等皆爭奢鬥靡。都人豈無聞見。乃所謂烟館

者。則僅土屋一間。門上懸一油污之

布。帘壁上貼過籠紙一張。以爲標識。

其內容雖未領教。其陋劣概可想見矣。

故出入其間者皆僕隸一流人物。

其營業之不振可知。何竟安於腐敗。

若此。今日則事事皆摹擬上海形式。

有變本加厲者。若非烟禁森嚴。其擴充不知奚若。風氣改變之速。令人驚歎。

做的夢境一般。一時竟說不出別的話來。老是高聲喊着婆婆快來呀。

那漢子那裏等得及娘走出來看他。早已大踏步直闖進來。跪在那老嫗面前。絮絮叨叨道。做兒子罪惡通天去了。白頭慈母黃口嬌兒和着青春妻子。足足十有三年。如今天可憐的一家重行團聚。而且。饒倖爭一口氣。不致於應着鄰里譏笑話兒。從今後決不會做告化胚路斃的了。老嫗忙扶了漢子起來。喜得張開了嘴合不攏來。一連叫了六七聲阿順。下邊却又說不出甚麼。那阿順又和妻子說幾句。一回又去拉住了這孩子說道。真快我出去那年。你還在娘肚子內哩。如今怎般長大了。此刻好像串了一齣楊延輝出關探母。頓然間滿屋生春。最奇怪那盞燈上的燈花也落掉的了。方纔嫌他燈光如豆。而今覺得滿室通明。祇可憐那預備出賣的孩子。驀然間來了個

都中之茶館。其形式雖略勝於烟館。然亦陋劣可哂。其茗具皆以瓦製成。茶葉皆由客自購帶往。置之壺內。館中但供開水而已。飲畢每客付以京錢兩三文足矣。亦有兼售點心者。照所吃之數論價。亦不過每客數十文。其中人物類與烟館相等。上流社會無過問者。婦女無論矣。迨光緒末葉。馬路既修。風氣爲之一變。大檻欄一帶。所謂茶館者。類皆崇樓傑閣。鏡檻玻窗。非但文人學士視爲游散之所。卽蘭閨少婦。香閣名媛。亦作爲聚會。

陌生客人。嚇得他認是購買他去的主顧來了。祇縮在娘的身傍。呆呆發怔。這時候又有人來打門了。老嫗說。這一定是討債人來了。阿順說不是的。恐怕送我的行李來了。那老嫗聽得有行李。含笑向婦人道。如今想必用不着我們賣去誰好了。婦人不禁也是嘆哧一笑。忙又剔了剔燈。去把大門開了。祇見箱籠物件。一件件扛進來。一擔擔挑進了黑越越地堆滿了半間屋。這時候老嫗和婦人。又起了絕大疑心。到底疑心是做夢。但是互相拉拉手。彼此多覺冷熱。看看天上一天星斗。倒又不是夢呢。

忙定了。夜也深了。把門關閉好了。阿順嫌油盞燈不亮。又加上一支洋蠟燭。那孩子也承認這是爸爸了。所以親熱了許多。一家人圍坐玻璃。非但文人學士視爲游散之所。正因索債的厲害。不過商量着要賣人還債哩。(白髮老嫗說)

之地矣。其價則最優等座位須費四角至一元。以今較昔。奚啻千百倍。然此僅就茶寮一端而言。其餘類此者。殆難悉數焉。

柴米斷了好幾天了。這三天裏頭全靠大餅過日子。（中年婦人說）

便宜坊在宣南米市胡同。本一寧式之鷄鴨鋪。以製燒鴨馳名。其鴨因填養得法。故肥美異常。嗣因有人就之

這算什麼事。明天趕快去叫端正兩三擔米。柴也多預備些。小菜辦好了。預備快快活活過年罷。（中年漢子說）

爹爹。我的棉褲當掉了。夾褲破了。你看兒子還穿的單褲哩。（孩子說）

小酌漸漸加添碗菜。營業日益發達。乃擴充地位。特開雅座。改爲酒館焉。彼時都中尙無番菜名目。所謂酒館

老嫗見兒子這樣的。又見那媳婦怪可憐的。所以笑着說道。你們

明天把所有的新舊債務。一概償清。誰都不必賣了。（中年漢子說）

間有他省人出賞者。其執事及跑堂亦必用山東人。其大者俗稱飯莊爲宴會賓客之所。但有正席概不零拆。其次俗稱館子爲隨意小吃之所。其菜可以臨時點叫。此類酒館最多。前門一帶不下二三十家。各有其擅長之菜。其中有致美齋者。初本一點心鋪。以蘿蔔絲餅得名。後乃改爲酒館。烹調亦殊精美。乃顧客雖多。而限於地位。僅設小案四張。後至者卽無容足之地。多望望而去。主人乃多集股本。逐事擴充。十餘年後已成爲三間。

分開了十三年。這種寒冷天氣。也該早些睡了。阿根仍舊陪我睡去。好媳婦你也愁苦夠了快去安歇。說完這話。自同孫子去睡了。十三年遠別夫妻。自然有許多說話。兩口子在枕上囁嚅喳喳了好一回。漸漸底妻子追究起丈夫的行蹤來。

你出門了十三年。在外做些甚麼事。(妻子問)

當兵。(夫答)

積蓄了多少錢。帶回來一共多少。(妻問)

大約一萬不到。九千有零些洋錢數。(夫答)

一個兵罷了。那裏來這許多錢呢。(妻問)

打了勝仗。自然照例有三天掛紅打了敗仗也得向當地富紳借

盤川。(夫答)

我不懂你說的什麼話。(妻問)

呆人的常識

勢利的燈光

一一二

門面之大酒店矣。然論其營業狀況。

則大不如前。固由於西餐飯店遍布

左右。人皆喜新而厭故。而物價昂貴。亦其一大原因。如昔日約友六七人。

飲宴一次不過二三金者。今則非十

餘金不辦。即紹酒一項。從前每斤僅

一百二十文者。今則須價半元矣。其他動用之物亦復稱是。故非有事故。不敢輕言請客矣。

三 燈光慘淡

呸。又不是強盜。怎麼叫做搶那一個軍隊。不是這個規矩。沒說中國陸軍就是外國軍隊也。相彷彿的。(夫答)

唉。(妻子的歎氣聲以下便默然不語了)

那不是搶了來的麼。(妻問)

太笨了。——換句說。就是在別人身上搜刮來的。(夫答)

呆人的常識
呆人記

一古腦兒欠得五十五塊錢債。阿順沒回來。真比上天還難。如今阿順回來了。這一點算什麼事。近萬塊錢。去掉五六十。真是九牛拔一毛。一毫不覺着。婆媳婦眼裏望出來。那白森森的袁世凱腦袋。儘對着一家人發笑。但是堆在桌子上。終非長久之計。若說藏在瓦罐裏。菜籃內。似乎太褻瀆洪憲皇上。況且這種牆坍壁倒的草屋。斷沒有藏這許多銀元的資格。一家人便商量着搬一所乾乾淨淨的一幢。

我前著瓜子落花生軒漫錄聞有人爲文駁我。我雖沒看見不知他所言何如。但我可斷定他是錯誤的。爲甚麼呢。因爲瓜子落花生只可剝而不可駁。今某先生不剝而駁。是不會知道瓜子落花生的滋味。不過連殼大嚼而已。我現在正式的告訴某先生。剝駁二字同音而不同義。你切不可認別了。況且剝雖用口而兼用手。駁乃用口而不用手。你是識別字呢。還時貪懶。總而言之。你是錯誤了。

柴米油鹽醬醋茶。是人生每日不可房子。再置辦些見得人的器具。老嫗說。錢是你拿回來的。由你支配。我當然不來管你的用途。婦人道。要不是窮得要揀人賣。你帶回這些造孽錢。我真不願意分潤一文半文。那孩子也道。椅子上擺滿了一桌菜。裝滿了一大碗飯。倒覺得吃不下。而且味道還遠不如平日。裏吃的大餅。又香又甜。入口而化哩。阿順狠狠底釘了兒子一眼。口內囁嚅道。天生你們是窮相。賤骨頭。祇配啖大餅過日子的。

真個搬進了一上一下房子了。雖然置辦了些動用器具。也費不了許多。還是個小富翁。檢點檢點銀幣。一共餘賸五千三四百塊。裝了兩個箱子。每天向着他笑。看着他吃。仗着他穿。每逢大小月底。捧一捲兩捲出來。開派開派用途。箱子裏還是滿滿的。約摸過了半年光景。自己身上衣服是做齊了。葷腥魚肉也吃膩了。那銀元也不過搬空了一箱子。還有一箱子沒有動哩。他娘身上穿着一件綢紗夾襖。

少的七件事。現在有薈園。有茶園。七件只有其二。尙缺其五。應該次第開起來。

你倘然不知道你是生於何年何月何時。你可以去問一問街上的算命先生。因為他可以算得出。

我讀紅雜誌。讀了差不多兩年。直至今日。才知道是嚴獨鶴施濟羣兩先生合編的。可笑我的朋友。他至今還不信。後來我拿一本紅雜誌給他看。

後面寫明了編輯人的姓名。他才信了。他真是個笨人啊。

自己埋怨自己道。快冷了。棉衣是要做的。這種老不死的留在世上。作什麼。他的妻子道。棉衣濟什麼事。細毛不擰粗毛總得預備一兩件。替換替換。他兒子道。穿了外國衣服。怎好不戴草帽。脚上仍舊穿洋布鞋子。像什麼樣兒呢。老老小小一陣子。嘮叨阿順火冒了。拍着胸脯道。有一個有字出口。便在第二個箱子裏。又捧了幾捲出來。有錢不消晝時辦。一刻工夫。娘身上的棉。妻子身上粗細毛。兒子的鞋帽。都辦齊整了。一家人都歡天喜地。他妻子很高興的下廚煮菜。揀阿順喜吃。自己拿手好菜做。還沽了兩斤美酒。男女老小都喝得醺然大醉纔罷。

兩個箱子都見了底。阿順不免有些心慌意亂。忙着想弄錢法兒。他娘說怕什麼呢。以前債主逼得如此凶。還安安穩穩過了難道如今上不欠官糧。下不欠私債。倒要愁什麼了。典當是窮人後門。單把

諸君如果做了好小說。可以送到紅雜誌裏去發表。他不但不要你的印刷費。而且還要送你的酬資。

倘然遇見電車當你的面開來。你要趕緊讓開。因為你的力量是抵不過電車。恐怕電車要將你的皮膚擦傷了。

我這件棉衣當了。也夠半個月開銷。他妻子道。索性不買不穿。倒也罷了。如今既買既穿。萬萬不能再當的了。如果當了沒錢贖。交進冬門不穿皮。還有面目見人。還想在世界上做人麼。他兒子也道。照吓阿順。硬不起來。不像從前好拍胸脯。如今却不拍胸脯。一味唉聲歎氣了。

依然是一間牆坍壁倒的草房。草房裏依然一盞碧澄澄。陰慘慘。光華如豆的油燈。以前燈下是二女一男。如今添上一個三年前當兵一碗添一碗不飽。再添一碗。這是你發財回來的曹阿順。却在那裏舊案重翻。商量賣掉誰的問題。好濟的喫飯自由。人家不能干涉你的不目前之急。

過是在人家做客。便難爲情。或是在館子裏喫飯。有一碗算一碗。你要多債務。我一個人決用不掉許多。那麼這債是爲你們拖欠。應該賣

破鉗罷了。

現在的男女往往一樣的裝束。很不

容易分別。你在交際場中遇着生人。最好先請教一聲。是男是女。好像請教尊姓大名一般。如此便無誤了。

你用黑墨塗在眼珠上。便是最簡便

的墨晶眼鏡。你用黃色的顏料塗在牙齒上。便是最簡便的金牙齒。

冬天下的雪。乃是天然的雪花粉。鍋底下的黑灰。乃是天然染白髮藥。這

都是最上等的化粧品。不但是價值

便宜。簡直是一錢不要。

掉你們。我不能指定賣誰。你們自己推舉誰先賣去。（中年漢子怒氣勃勃說）

我年紀大老。一定沒人要的。就是有人要也值不了許多。前年年底下。媳婦不是說過的。世間沒有賣阿婆的媳婦賣祖母的孫子。當然更沒有賣娘的兒子。因此上。我就熬清苦淡的過。幾時罷。橫豎活也有限了。請你們把我除外。（白髮老嫗很誠懇的說）

論理我可以賣得的。但是現在不比前三年哩。嬌養慣了。做不得工種。不來田衣食住三項。享用慣了。那裏還好做工種田。你們要賣。我可以的。但是除了賣我到富貴人家去做姨太太。纔願出這扇牢門。不然還是餓死在這裏不走的了。（中年婦人慷慨激昂的說）

無論賣掉那一個。總是有限的。倒不如爸爸還去當幾年兵。算最

你倘然有許多衣服。放在箱裏。一時穿不着。不如將他送往當鋪裏去。當來的錢。可放利錢。

你若不識字。你但記牢。一畫就是一字。二畫就是二字。三畫就是三字。如此類推。任便甚麼字都可以認識了。

這是識字的祕訣。

你若餓了。沒有飯喫。不要緊的。凡是

麵。麵頭。餃子。燒賣。燒餅。糖果。餅乾。稀飯。火雞麵。糰子。年糕。定勝糕。布丁。都可以喫的。不必要喫飯。這是救饑荒的祕訣。不可不知。

好哩。（孩子臉上露出很費躊躇的神色說）

呸。我如今懊悔來不及。還教我出去吃。十三年苦。磨。（中年漢子慘然的說）

本來怎樣來的錢。怎樣去法。誰教你坐喫。不想法生利的麼。（中年婦人狠狠的說）

這時候。那隻油燈也垂頭喪氣。再也不結燈花了。

請讀者把這事仔細研究一下。畢竟是誰的不是。倒是那隻燈也會錦上添花。不肯雪中送炭唉。

甲子元日書懷

許瘦蝶

春隨細雨到塵寰（是日立春遇雨）催起狂吟破我閑詩卷試題新甲子酒杯仍負好谿山（時余以病肺仍戒飲）梅花入夢魂常適藥餌多情病漸刪支枕愛看雲物變癡心未許鬢毛斑

願將情魔與愛神。同驅出世界以外。

用頭號 X 光鏡。一探社會變遷之究竟。

集全球丐者所乞得之錢。亦可成一富翁。

以手帕囊盡天下鳥獸。爲一動物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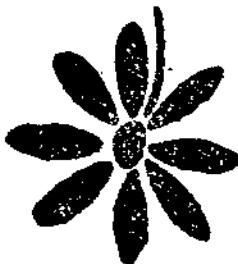
用縮地術。移美洲與亞洲相靠。則中美益加親善。

錦帳中懸一大鏡。則孤枕無異並頭。

電燈不能吸紙煙。亦一恨事。

女權擴張時代。女子口邊當生鬚鬚。

癡 語



君• 寒•

諷世小說



嫁後之未婚夫

農·金

賈子萍和林愛萍女士愛情達到沸點的當兒他們倆便很慎重的訂了婚約。

說也奇怪不多幾時林愛萍忽然嫁給張壽臣做小老婆了這件事是嚴守秘密的。因爲恐怕被張壽臣夫人知道了醋罐子要打翻雖威發出來不是要的不想張壽臣雖年近五十對於這色字倒還很努力不惜用五千金運動費託人將愛萍說了過來。自家樂得心花一朵朵都開了自幸老福不淺便在白克路打了個小公館每夜總得過來盤桓愛萍的狐媚手段又比人家格外來得高強直把個壽臣弄得六神無主待愛萍好比天仙一般一刻也離他不得愛萍要什麼便買什麼每月還另外給他五百元。

嫁後之未婚夫

二

的零用費。壽臣的夫人微微地聽得點風聲，便把壽臣找回來，大大的吵了一場。夜間不許他出去。這一來可把壽臣急壞了。又不敢違背閨令，故此每天打公司裏回來，便垂頭喪氣的躺在牀上，一聲兒也不响。就是他夫人問他什麼，他祇有氣沒力的回答兩句，說完了又不開口了。他夫人見壽臣如此模樣，不但於夫婦愛情上大有妨礙，恐怕還要弄出病來。又怨自己肚腹太不爭氣，嫁來二十幾年，祇生了兩個女兒，這也無怪他如此了。想到這裏，倒也有點替壽臣可憐。當時不禁慈悲心大發，下午等壽臣回家，便向他道：「我知道現在時代，一個人要在社會上立腳，必先有交際手段。像你現在位子總算很高，交際二字自然很要緊。但是太講究了也不很好，既傷金錢，又費時光。前天是怪我性子不好，錯怪了你。以後祇許你每隔三天到外面歇一夜。」壽臣聽到這裏，彷彿得了皇帝的赦旨，一般打床上直跳起來，替他夫人不住的打恭，作揖，他夫人見他這怪模怪樣，倒也覺得好笑，祇暗暗地罵了一聲老色鬼。

從此壽臣每隔三天就到愛萍那裏去歇一夜。愛萍也知道這件事，心中暗自歡喜。所

以逢壽臣來的那夜。他就守在房間裏。其餘的時間。他不是在遊戲場和戲館裏。便是
在大菜館和旅館裏。憑着他一副狐狸精般的面孔和裝束。傾倒他石榴裙下的少年。
自然不少。愛萍處在這種安樂窩裏。自是心滿意足。一月既拿到五百元零用費。平時。
又隨便在外面遊蕩。碰着有錢的公子哥兒。便向他們打打無線電報。慢慢勾引入手。
做些不尴不尬的勾當。自有一番酬勞到手……他現在好比無主的花兒。任人沾惹。
那裏還有他未婚夫賈子萍的影子。在他腦筋裏呢。

有一天。愛萍到天蟾舞臺去看夜戲。他隔壁一個座兒空着。九點鐘光景。這座兒的主人來了。一看不是別人。正是他未婚夫賈子萍。愛萍吃驚非常。恐怕子萍知道他嫁人。的事。找他算帳。此刻要躲也躲不掉。祇得硬着頭皮去迎接他。子萍見了愛萍。忙笑嘻嘻的道。你我有多時不見了。前幾次到府上去找你。他們都說你上北京去了。不知是幾時回來的。愛萍知道事情還未穿繩。心裏一塊石頭方始放下。連忙回道。昨夜才回來的。子萍道。原來昨夜方到。想不到會在此地相逢。我倒有一句肺腑的話和你說。就



嫁後之未婚夫

四

是今年我大學畢業了。你該知道。我想在暑假期間。和你舉行婚禮。下半年好一同放洋。說着就很快活的指着中指上那枚寶石戒指笑道。這東西是去年訂婚時你親手替我戴在中指上的。我一共也不會脫過。那時我還擔着心。恐怕父母不允。不意時光過得快。瞬息就是一年。那天我和父母費了許多口舌。他們居然肯了。怎不叫我快活。說着又看了看愛萍的手。說道。我給你那枚戒指並不難看。爲什麼不戴呢？愛萍聽他說着。婚姻兩字心中又害怕。又慚愧。要不承認。罷自己那枚寶石戒指。分明戴在他指上。又怎能賴得掉。此刻見他問那戒指。轉自笑道。那枚戒指嗎？我好好的放在箱子裏。咧現在世風日下。歹人甚多。上海地方祇要衣服首飾穿戴得好看些。走到僻靜去處。被一班瀟三流氓見了。就垂涎三尺。想來劫奪。所以你那戒指我輕易不敢戴。子萍道。那麼你這鑽戒爲什麼又敢戴呢？愛萍道。鑽戒是有價的。搶去可以再買一個。你那枚戒指乃是紀念品。無價之寶。倘有差池買也買不着。我所以情願犧牲。我這鑽戒却不肯戴。你那枚戒指……



這天正是星期上午。賈子萍坐在自己家裏書桌旁邊看小說。忽然愛萍匆匆忙忙的跑了進來。一進門便眼淚汪汪的伏在子萍身上。哭個不止。子萍連忙推他問道。到底什麼事。愛萍哽咽着說道。你我婚姻沒指望了。舊年訂婚的時候。我不是說我母親應允了嗎。就是上次在天蟾舞臺的時候。我也會和你說過。今年夏天舉行婚禮一定可以成功。果然我回去向母親說明。母親一口應允。不料前天我舅父來知道了這事。他便大發雷霆。說女孩子不應在外面私自和人家訂婚。簡直把祖宗的臺都坍盡了。他又說你在學堂裏如何不好。如何不守規則。我母親竟信了他這番話。登時反悔起來。不但今年舉行婚禮沒指望。還得連婚約一并取消。你想我們愛情好比膠漆一般。一旦拆開怎不叫人心灰意冷。活在世上還有何趣味。倒不如死了乾淨。我們倆精神的愛是永不會斷的。當下便拿出兩包毒藥放在桌上。那時子萍已是渾身亂抖。臉色雪白。頭還不住的搖着。愛萍道。你現在名譽已被毀壞了。難道還想偷生在世麼。說着兀自先將一包藥末吞下去。子萍此刻心裏已糊塗了。又感激愛萍為他而死。禁不住。

的將那包藥末也吃了。接着執筆寫了一封絕命書留在桌上。二人便握手倒在牀上。

賈子萍吃的是真毒藥自然是死了。

林愛萍吃的是假毒藥，被子萍家的僕婦拾到自己家裏。等他們去了。他一咕碌爬起來。對他母親說道事情居然辦成了。你看我的手段強不強。他母親嘻開了一張嘴。再也合不攏來。

悼易象

滌塵

莽蕩河山剩刦灰空懷壯志濟時危可憐一掬英雄血化作青燐點點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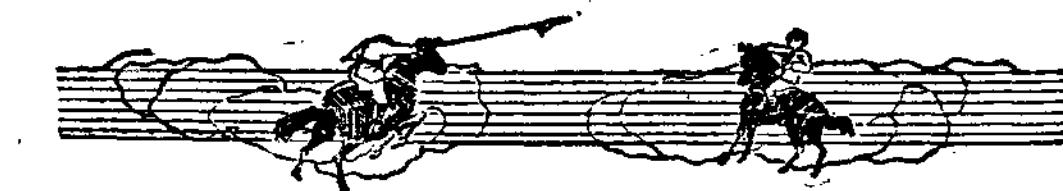


江湖奇俠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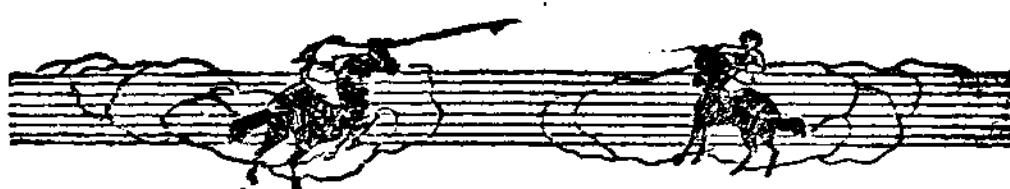
不肖生著 施濟羣評

第三十四回 動念誅仇自驚神驗 無錢買渡人發殺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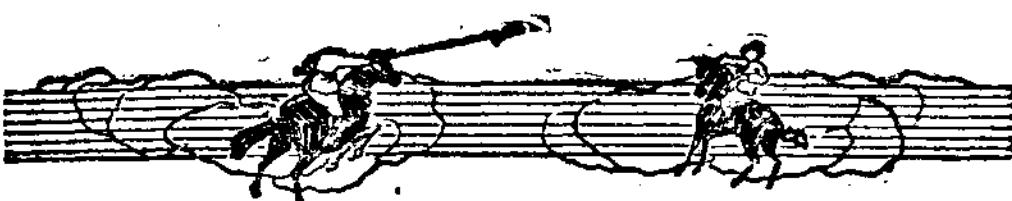
話說歐陽后成駛着包袱。從參將衙門出來。那時沒有輪船火車。祇好搭民船到漢口。再由漢口直接搭船到滻口。估計程途。祇要遇着順風。沿途沒有耽擱。不過半月或二十日工夫可到。無奈天氣絕少半月二十日不變的。從南京去醴陵。又是上水。應有北風才好。偏巧后成動身在三月暮春時候。那有連刮半月二十日北風的。在江河中。整整行了一個半月。才到滻口。既到了滻口。便容易到家了。后成這日到了家鄉。不敢歸家。在附近鄰居一打聽。才知道自己父親已死了兩年八個月。計算在自己逃出門三個月之後。便已去世了。甚麼病症死的。鄰居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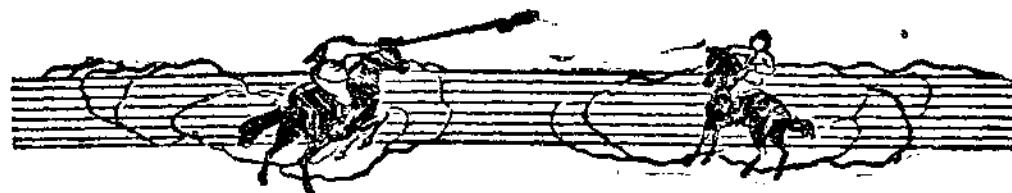
不知道就是庶母。也在二十日前死了。至此才知道慶瑞教自己不要在路上耽擱的道理。然事已如此。祇得尋那主使教唆的潘道興雪恨。一打聽潘道興這時住在鄉下。遂尋到潘道興家。原打算逕找潘道興。當面數出他的罪惡。然後下手懲治他的。轉念一想不妥。聽說潘道興也很會些法術。自己雖曾修練了這們。久然太沒有經驗。恐怕弄不過他。露了面。反爲不好。祇好躲在潘家對面山上的樹林裏面。等潘道興出來。相機下手。等不到半日。潘道興果然從家裏出來。潘道興的形像。后成本來認識的。這時雖隔了三年不見。然容貌身體並沒有變更的地方。祇覺得精神萎頓。不似幾年前强悍兇狠的樣子了。俗語說得好。仇人見面分外眼紅。潘道興一落到后成眼裏。后成立時就觸動了自己母親慘死時的情形。心裏一痛。恨潘道興不由得便遠遠的指着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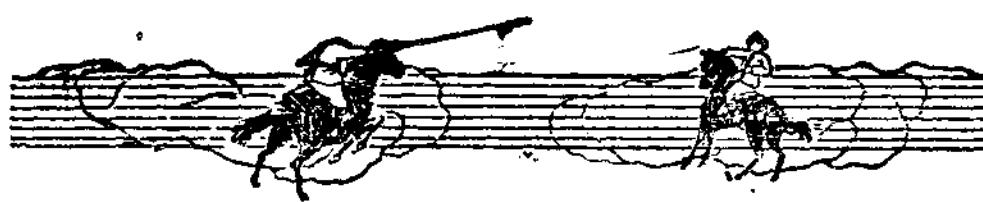
道興切齒道我今日定要取你這惡賊的性命這話才說出口手還不曾縮回再看潘道興已仰面朝天倒在地下手脚略略的動了幾動即直挺挺的竟像是死了后成暗自吃驚道怎麼死得這們巧我的法術還不曾默念口訣這惡賊倒已死了可惜可惜不過他早不死遲不死剛巧在我見面的時候死我的仇總可算是報了但是他死得這們奇怪我不能不上前瞧個仔細恐怕他已知道有我在此暗算故意在我眼前裝死我誤認他是真死不再下手他那就上他的當了心裏想着即上前行走才走了幾步忽又轉念道他不是有意裝死想騙我到他跟前好下手我麼祇是我也不怕小心一點兒就是了遂逕走到潘道興跟前一看祇見七孔流出鮮血來便是三歲小孩也能一望而知確是死了復用手指着潘道興的屍說道你也有今日麼你此刻做了鬼



可知道無惡不作的人決沒有好結果的。麼你三年前咒死我母親我今日是特地前來報仇的。我原意也是想教你七孔流血而死。你却不得我施行法術就照我心裏所想的自行死了。可見得你已惡貫滿盈。我便不來報仇你也免不了這般結果。后成很滿意的數責了潘道興幾句。即到自己母親墳上哭祭了一番。醴陵雖還有些親戚故舊和族人。然都與后成沒有親密的關係。無酬應周旋之必要。想起動身時慶瑞吩咐的話。不敢在醴陵停留。隨即回頭向南京進發。仍打算在濠口搭乘民船。才行到離濠口十來里地方。有一條小河。這河有兩艘渡船。來回渡人過河。照例每人要三文渡河錢。后成在三年前跟朱秀才從家中逃出來的時候。走到這河邊。叫渡船過河。駕渡船的是個三十多歲的漢子。那時見朱秀才是個文人。后成是個小孩。又在黑夜。很露出



急迫的樣子。駕渡船的遂存心要敲朱秀才的竹槓。等二人上了船。一篙撐到河心。硬逼着朱秀才要一串錢。這時朱秀才惟恐被后成的父親追來。不敢耽擱。忍氣拿出一串錢給駕渡船的。后成年紀雖小。當時也很覺得氣忿。後來日久漸忘。也就沒把這種小事放在心上。這回重返南京。走到這河邊。那艘渡船恰停泊在這邊河岸。后成上船一看。認得就是那夜逼錢的漢子。一時想起那夜的情形。連睄了那漢子幾眼。那漢子却不會理會。接連岸上來了七八個渡河的。都上了這艘渡船。那漢子見船已坐滿。即向岸上一篙點開了船。渡河的照例在河心各人拿出三文錢來。交給駕渡船的。駕船的見錢數不差。方肯將船擺岸。少一文便是囉唣。后成知道這規例。先拿出三文錢來。因懶得交給那漢子手中。順手搭在船板上。向那漢子招呼道。我的渡錢在這裏呢。那



漢子愛理不理的也睜了后成一眼。衆人各從衣袋裏摸出錢來。祇有
一個年約五十多歲的道人身上穿着一件破舊不堪的單道袍。很有
幾處露出肉來。赤着雙足。趿兩隻不同樣的破鞋。好像是從灰屑堆中。
拾起來的。沾滿了泥垢灰塵。手裏提一隻尺多長的小木箱。雖看不出
箱中裝了些甚麼東西。然任憑是誰人看了。照這道人身上的情形推。
測。誰也能斷定箱中決無貴重物件。但道人却把那木箱看得十分珍
重的樣子。自己靠船舷坐着。將木箱擋在膝蓋上。雙手牢牢的捧住。彷
彿怕被同船人奪了去似的。同船人也都很希奇的望着他。他却不同
看一眼。祇是笑容滿面的望着后成。見后成與同船的人都拿出錢來。
交給那漢子才做出詫異的樣子。問那漢子道。坐渡船也要錢的嗎？那
漢子兩眼往上一翻。冷冷的答道。我吃了飯。愁沒事。幹駕着渡船。要子。



你要錢麼我還有錢給你呢道人笑道你說的當真麼我家鄉地方的河都有義渡給人錢的事也是有的我今日過了大半天還沒討得一些兒東西進口正餓得支持不住了你果肯做好事給我這幾十文錢那才真是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那漢子猛不防朝着道人的臉嚙了一口凝唾沫接着厲聲呸了一句道你做你娘的清秋夢啊你裝糊塗想賴渡河錢麼不行值價點趕緊拿出錢來不要拖累他們道人聽了很着急似的說道哎呀你原來是和我開玩笑的麼我還祇道真給我錢呢於今你既後悔不肯給我也就罷了何必這們罵我更啐我一臉唾沫幹甚麼咧那漢子圓睜着兩眼將手中竹篙從後梢往河中一插釘住了渡船怒氣衝天的躡進船來待伸手去揪道人的衣服后成看了不過意連忙立起身遮着道人向漢子說道你用不着難爲他我



代替他給你渡河錢便了。漢子隨手把后成往旁邊一推罵道：「你背上還有搖籃草口裏還做奶子臭要你多管甚麼閑事？」嗁嗁！你這牛鼻子上了老子的船敢打算賴渡河錢麼？口裏這們罵着，兩手已將道人的破舊道袍揪住，用力揉擦了幾下，間道：「敢不拿出錢來麼？」道人被揉擦得苦着臉道：「我身邊實在一文錢也沒有。」教我把甚麼拿出來呢？漢子大聲喝道：「你身上既一文錢沒有，爲甚麼敢跳上老子的渡船？」道人雙手緊緊的抱住木箱道：「有人代我出錢，你爲甚麼不要？」漢子晃了晃腦袋道：「沒有這們便宜的事。你這東西沒有錢也居然敢跳上渡船？若不重重的懲治你一番，以後我這渡船也不能駕了。」說着舉起右手來，將要向道人頭上打下一看，道人兩手緊護着木箱，像是十分重要，即住了手，不打下却來奪取木箱。道人見漢子要奪木箱，兩手更抱得緊了。

新 歎 浦 潮

海上說夢人著

第八十七回 還約指豪郎矜技 飛拘牒閨秀亡魂

次珊和張大小姐才寶三人奏凱班師。說不出的歡喜。才寶更樂得手舞足踏。把次珊二少爺二少爺叫得怪响。次珊趁此機會。就向大小姐要還這戒指。說在你那裏藏着。實在太危險了。也許今天你從外國人手裏奪來。隔一天外國人還到你那兒奪去。我又不在你旁邊。家裏都是女人。豈不要將你們活活嚇殺。所以我想你還是將這戒指交給我代你收藏好了。待日後你到了我家之後。儘你帶也好。改別樣東西也好。日子隔得長久一點。外國人忘記了這件事。就看見你佩帶着。也不致再同你多說話了。你心中以爲何如。大小姐因自己擅將他的戒指去

換給外國人。險些兒吃了大虧。現在雖然交涉勝利。但良心上終覺有幾分對次。珊不住。所以聞言之下。倒不使出他拗慣別人的老脾氣。不答應還他。然而自己吃辛吃苦。轉了一夜念頭。用了一天心思。還拖上一千多塊錢當頭。爭天奪地的弄下來。歸根結蒂。金鋼鑽仍舊被次珊拿了回去。自己空手回家。這又未免太犯不着了。所以左右無計。一時竟呆住了。回言不出伶俐的才寶真善體人意。他看見大小姐尷尬的面色。已知他心裏轉的什麼念頭。當就替他回言說。二少爺虧你倒說得出。我們小姐連這隻戒指都收藏不住了。那天實在因為上外國人的當。說這戒指是沖藍光。不值錢的。我們以為外國人直心直肚腸。說是一是一不致拿圈套。我們鑽這樣才着了他的道兒。但也不能單怪我們女流之輩。聽人說。政府裏許多經天緯地的大人物。因貪吃外國人一點兒甜頭的緣故。自情自願去鑽。他們圈套者也多得很。可見我們這一次的受騙和政府中人比較起來還要。

高明一點呢。說句笑話。我們小姐首飾雖然。不少。說些十萬八萬。也有何致。於你少爺一隻一萬多洋錢的戒。指他都收藏不住。若怕外國人來奪。老實說。我們家裏不是沒有男人的外面門房間裏當差的汽車夫。也有好幾個。就不然。電話。也可以打到巡捕房裏。他要敢踏進我家門口。我就可以當他強盜。辦外國人。有何懼哉。大小姐聽才寶這般說。也笑對次珊點點頭。道怪不得。適間我與外國人講話。你脚底下揩油。先要緊逃。走出來了。枉爲算一個男人。胆量比我們女人更小三分呢。次珊被他們主婢倆一吹一唱。非但不敢再提要戒指的話。倒反弄得面紅耳漲起來。心中暗恨。才寶真是個虎張。大小姐有了他。脾氣也變壞得多咧。這是他們在汽車中的話。回家以後。大小姐因次珊是他的大大功臣。特地命貴寶預備了點心請他。次珊說。我們飯剛吃得不多一會。那裏袋得下點心。隔一會兒再預備罷。大小姐道。我肚子裏倒餓了。剛才因爲擔了那戒指的心思的緣故。

飯吃不下肚。到了咖啡店裏。雖然也有點心盤子裝上來。我一顆心終記掛着你同外國人不知怎樣的談判。所以東西也一點兒不能吃。現在大功告成。我肚裏蛔蟲。倒要向我索餉哩。虧你倒事不干己似的。還吃得下飯。現在我只當你飯沒有吃。我吃點心。你非得陪着我同吃不可。次珊笑說。這倒希奇。吃東西也有強迫的嗎。罷罷。我已當了你的前部先鋒。主帥有令。小將怎敢不依。准定你吃什麼。我陪你吃什麼就是了。說得大小姐格格笑將起來。才寶也笑說。二少爺的嘴實在發鬆。若到戲臺上去串小丑。真正是獨一無二呢。他們這裏說說笑笑。何等歡喜。不料背後也有人預備對付他的。就是那得利洋行的密司脫大拉司。他豈肯由着張大小姐愛換戒指就換戒指。愛掉還就掉還。老實說一句。外國人不遠數萬里到上海來開洋行。當然是想賺錢的。焉能被人家當兒戲看待。所以他自從大小姐走後。就開了一筆賬。算賣出一隻鑽戒價洋一萬八千元。買進兩隻鑽戒價

洋三千元。又收現銀一千元。兩抵應找洋一萬四千元。這筆賬他並不直接送往張公館。却委託律師代表轉交前去。大小姐平白地接到一封律師信。不知何事。自己不識洋文。請他妹子二小姐過來看了。方知道這律師代表得利洋行催他付一萬四千元的欠款。念到那張附賬。大小姐不由面容失色。二小姐也十分驚詫。說姊姊。你爲什麼要買這般大價錢的戒指呢。大小姐呆得說話不出半晌。方道。你那裏知道。我何曾買他什麼戒指。都是上了那斷命外國人的當呢。說時便把自己怎樣帶着那大鑽戒到得利洋行估價。遇着大拉司肯同他掉換。後來和戒指的原主會面。方知上了外國人的大當。心不甘服。故而設計追回這戒指。一翻一覆。無非是物歸原主。不料那外國人反面無情。開出這篇賬來。教我怎能吃這許多虧呢。二小姐也搖頭說。外國人原不是好惹的。他起先拍你馬屁。就是想得你的好處。現在你好處不讓他得。當然要反面無情了。不過你固然有你的道。

理。他。也。有。他的。理。由。中。國。人。同。外。國。人。交。涉。先。輸。一。着。况。且。他。有。律。師。相。助。贏。面。占。足。八。分。我。們。祇。有。二。分。贏。面。所。以。這。件。事。務。必。要。想。個。法。子。預。備。對。付。他。方。好。大。姐。姐。蛾。眉。緊。蹙。半。晌。無。言。忽。然。說。由。他。去。罷。要。錢。我。本。來。沒。有。吃。官。司。倒。也。不。妨。好。在。戒。指。原。是。我。自。己。之。物。並。非。搶。他。的。才。寶。也。從。旁。岔。口。說。不。論。中。國。人。外。國。人。道。理。都。是一。樣。若。使。自。己。收。回。自。己。的。東。西。要。吃。官。司。恐。怕。普。天。之。下。沒。有。這。個。道。理。小。姐。儘。可。以。不。必。睬。他。現。在。金。鋼。鑽。我。們。業。已。拿。回。來。了。錢。在。我。們。自。己。的。腰。裏。由。那。外。國。人。三。嚇。頭。我。們。什。麼。都。不。怕。料。他。也。拿。我。們。沒。法。想。咧。大。小。姐。點。頭。稱。是。二。小。姐。可。就。有。話。也。不。願。意。說。了。因。爲。他。生。平。最。恨。的。就。是。上。頭。人。說。話。底。下。人。搶。口。搶。舌。教。外。客。聽。了。明。顯。得。這。家。人。沒。有。規。矩。上。下。不。分。成。何。體。統。現。在。他。們。姊。妹。倆。講。話。才。寶。岔。了。嘴。大。小。姐。非。但。不。呵。斥。他。還。和。他。的。調。這。還。有。什。麼。話。說。呢。所。以。他。不。贊。一。辭。默。然。退。回。自。己。房。裏。適。間。他。剛。寫。一。封。信。還。未。

完篇，被姊姊着人來喚。擱筆下來。此刻回房重抽雪箋。再潤狼毫。又把剛纔寫的信從頭看下。不禁黯然魂消。原來他寫的不是什麼別樣信。乃是一封却婚書呢。只因二小姐曾經滄海算得是一個情場失意之人。鑒於俞蘭芳的往事。覺普天之下男子多半是無情無義的。他們對付女人的種種手段。十有九樁是假。所以他平日常向一班小姊妹淘說。你們都未婚夫長未婚夫短。我是一輩子用不着這個名義預備守獨身主義。終老的了。不料近日又有個魔星纏繞着他。其人還是他在蘭芳以前的相識。在他同蘭芳訂交的時候。此君正負笈他方。現在畢業歸來。竟不知二小姐多了這一番閱歷。還當着他們童年一角。兩小無猜的時代。一般光景。登門尋找他幾次之後。見二小姐神情冷淡。和從前判若兩人。心中頗覺奇異。私下打聽知他還未與什麼人訂有婚約。當着面不敢做自薦的毛遂。却曲折折寫了封求婚書給二小姐。要求他終身大事。可是二小姐得此一封書柔

腸。九。轉。不。知。想。了。多。少。念。頭。因。其。人。的。學。問。品。行。都。是。自。己。素。來。所。欽。佩。的。而。且。
家。道。小。康。不。比。豪。家。兒。郎。的。浮。華。奢。侈。這。又。深。合。二。小。姐。之。意。所。惜。他。宗。旨。抱。定。
了。不。能。爲。這。一。點。兒。緣。由。打。破。所。以。不。得。不。硬。硬。頭。皮。寫。一。封。信。去。拒。絕。他。現。在。
他。一。筆。揮。成。自。己。默。念。一。遍。雖。然。明。知。道。對。方。面。接。到。此。信。不。知。要。怎。樣。的。難。受。
然。而。箭。已。到。了。絃。上。勢。在。必。發。甯。可。辜。負。他。一。片。盛。情。不。能。打。破。我。的。獨。身。主。義。
念。頭。轉。定。咬。緊。牙。關。教。丫。頭。拿。這。封。信。出。去。買。郵。票。貼。上。了。丟。在。郵。筒。中。也。算。了。
却。一。件。心。事。不。過。他。可。呆。呆。的。出。了。半。夜。神。究。竟。轉。些。什。麼。念。頭。連。二。小。姐。自。己。
都。沒。有。得。知。呢。此。信。發。後。一。連。兩。天。未。有。消。息。到。第。三。天。回。音。來。了。二。小。姐。未。曾。
開。封。先。已。手。指。頭。上。發。抖。起。來。戰。戰。兢。兢。的。折。開。信。一。看。上。面。蠅。頭。細。楷。寫。得。盡。
是。他。滿。服。牢。騷。無。非。說。家。寒。室。陋。不。配。藏。嬌。早。知。門。第。懸。殊。自。悔。出。言。魯。莽。所。爲。
幼。相。愛。慕。傾。陽。表。葵。藿。之。誠。何。期。階。級。限。人。投。梭。遭。仙。人。之。拒。此。乃。自。不。量。力。某。

知過矣。云云。二小姐見了。可不能承認他這篇門戶之見的話的。於是又寫一封信。表明自己的宗旨。於門第兩字。毫無關係。信去之後。隔兩天又得覆書。雖不再提門戶之見。而語中帶刺彷彿疑惑。二小姐另外有了別的朋友。借獨身主義。四字拒舊。交於千里之外的意思。二小姐見了。不免生氣。然而又不能不寫封信去駁斥他。如是信來信往。差不多糾纏了一個多禮拜。最後一封信。是那人發了懶脾氣。說二小姐若不是瞧他不起。何以不肯答應他的要求。若不答應他的要求。自己身雖在。而心已死。留此軀殼。在世也無甚趣味。不如蹈黃歇浦。與世長辭的乾淨。二小姐見了此信。不由大大着慌。可知普天之下。不但女人的詐死手段。可以嚇倒男人。便是男人們詐死能爲。也可以嚇倒女子呢。他急得沒法。使了自己又無人可以商量的。想起姊姊足智多謀。從前他已成的婚約。尙且被他設法退了。現在自己這件事。請他想主意。一定有個辦法。於是他就蠻靴橐橐的往他

大姊房中而來。不料此時大小姐正同才寶兩個和熱饃子上螞蟻似的在房間裏團團轉沒有法子想呢。原來那一天律師信。大小姐聽了才寶的建議沒有理睬。誰知道外國人倒不似他們所預料的虛言恐嚇。竟當真放出洋大人的手勢來了。連通告都不發一張。就此新衙門出傳單來傳大小姐到公堂聽審。這樁事你教大小姐怎不着急。二小姐一本正經想找姊姊商量主意的。見此情形嚇得他口都不敢開了。倒轉被大小姐抓住了他一隻手。只顧叫妹妹。你可有什麼法子替我想想。都是我那天不聽你的話。沒設法疏通前途。現在新衙門傳單出來了。這便如何是好。我出世二十多年。從來沒上過公堂。這回要我見官見府。我甯死不去的。二小姐自己心思尙且不定。那裏還想得出主意。被他姊姊抓住了。也呆若木雞。說話不出才寶又顯才能。說新衙門的傳單。不過是張紙頭。小姐爽性也不睬他就是了。大小姐說。你講得好容易。公堂不比兒戲。抗傳不到就要改出。

牌票，捉將官裏去。誰堪得落這個台呢。其時貴寶也在旁邊。他因主人看待才寶，比自己勝過十分。胸中一股醋氣久蘊未發。此刻以爲是他的出氣機會來了。所以湊句口說：才寶阿姐不是素來自稱忠心報國的嗎？小姐也待你不薄。現在我想你倒可以代替小姐上一上公堂。一來免得小姐出頭露面。二來也可以顯出你才寶姐忠心救主。你的口才又好。到了公堂上可以連律師都不消請。得一定能夠戰勝原告呢。這幾句話大小姐二小姐都覺得貴寶雖是個笨人。此言倒還中聽。不過才寶却急得滿頭滿面都是汗了。忙說：我怎能够代替小姐上堂呢。一來他們外國人認得小姐面孔的。我萬萬冲不過去。二來冒名頂替查出來彼此有罪。我不能够因熱心救小姐之故反害了小姐的。大小姐聽了默然。貴寶見才寶的着急情形。心中暗覺好笑。其時忽報客來。却是次珊到此探望大小姐。二小姐識趣。避回自己房裏去了。大小姐看見次珊。如獲異寶。慌忙揪住他教他

想法子。並將傳單給他觀看。次珊見了。嘖嘖說。這外國人手段太辣咧。現在祇有兩條方法。一條仍舊拿這戒指給他。收回那兩隻戒指和一千塊錢。這就認定吃虧算數。還有一條。須託個熟識大拉司的朋友。前去疏通。認還他幾千塊錢的損失。教他到公堂上去消了案。就不成問題。這也是吃虧的。不過比較前者略減少些兒損失罷了。捨此之外。惟有硬碰硬。請律師和他駁一陣。輸了。不過多損幾百兩律師費。勝了。倒可以一筆勾消。不過你本人免不得要上一上公堂。不知你的意下如何。大小姐聽了。連連搖頭說。就是一個錢不損失。我也不願意去上什麼公堂。還是照你所說的第二椿辦法罷。次珊說。那是要賠贖他們一切損失的。你預備賠他們多少銀子呢。大小姐聽了。不由呆了一呆道。我焉知他要我們貼多少。我想還是你給我暫墊一墊。日後我再歸還你就是了。次珊也不免頓了一頓。說恐怕他們開口的數目一定不小。因為現在他開賬已是一萬四千。若打一個

對折。也要七千洋錢。我一時也湊不出這許多現款。如若空口說白話。恐他們未必肯答應我們銷案。所以此事務必要有了的款。方可以從事疏通呢。大小姐聞言呆呆不語。次珊又道。事已至此。依我主見。倒不如就拿這戒指到外面去押幾千洋錢。先行了却此案。待日後有錢再贖他回來。一來可以救一救燃眉之急。二來禍從根上起。這戒指實乃是一個不祥之物。再不能留在家裏。必須請他出去兜一個圈子。把晦氣星送了出去。日後再收這戒指向來。或者吉星高照。轉災爲祥。也說不定呢。這幾句話說得大小姐心滿意足。然而却落了次珊的門檻。他本想收回這戒指。預備給大小姐一二千洋錢另買一隻。初時不得機會。現在逢着他緊急關頭。料大小姐聽了他的話。一定要託他拿戒指出去抵押的。那時只消推頭沒有大受主。只押了若干洋錢。教大小姐也湊若干出來了交涉。自後不再提贖的話料。他也未必想得到要贖呢。這就是次珊的主意。現在大小姐聽他之

言。覺一舉數得實乃是個再好沒有的主意。旁邊才寶也不反對。因爲禍闖大了。他這個參謀長只能在門角落裏參謀。床腳邊頭決策。不登大雅之堂焉能上得公堂。所以現在聽了次珊一番話也與主人深表同情。儘大小姐開抽屜拿出這戒指交與次珊。次珊物歸原主。喜溢眉宇。答應明兒一定有回音。不料當天就被人手鎗打傷了。你教大小姐怎不急殺。與才寶主婢雙雙趕到醫院中。並不爲探病。正主却是討取戒指的回音呢。不料醫生有命。無論何人。不許同次珊見面。這豈不是要了大小姐的命嗎。戒指若在手中。還可以自己設法。現在東西業已被次珊拿去了。回音未得。自己赤手空拳。堂期又迫。無論借貸無門。就是有門路可鑽。也沒東西可以抵押。真乃是禍不單行咧。當時跳腳也沒有用。再三同醫生軟商量。無奈此事悠關次珊的性命。出入醫生仔肩甚重。難以答應。大小姐主婢也只落得個失意歸來。路上大小姐對才寶說。此番我想可以死得定了。休說我沒

有這一張臉可以去上公堂。就是有胆量敢上公堂。沒有銀子還他們。不是交保就要押起來。這個台教我萬萬也坍不下。倒不如回去弄些生雅片烟吃了死的乾淨。情願到閻王殿下去做犯人。不情願在新衙門裏做犯人呢。才寶說。小姐這種話也未免太想不穿哩。打官司本要打起來算數。怎能料得定要輸。如其有決心拼死。倒不如硬硬頭皮和那外國人釘頭碰鐵頭碰一下子咧。大小姐搖頭說。中國人和外國人打官司有理也會變沒理的。況且對簿公庭究竟女不敵男。況在我倒有點兒懊悔。從前認得了許多朋友。不該一個個不理。他們不然除了這一個。還有那個商量商量。倒大有用處呢。才寶笑說。那倒不難。歷來都是你自己先不理睬別人的。他們未嘗不戀戀不捨我看。現在只消你一喚着他們。恐怕他們包管馬上奔到你這裏來。咧這句話大小姐也相信他說得一些不差。因爲次珊之前。有小張小裘等輩。果然都是被自己冷淡掉的。但這一對寶貝。都是毛頭小

夥兒建設不足。破壞有餘。論資格只能在女人面上刮點兒吃吃用用。家無恆產。那能夠同他們商量大事。捨此之外。周少雄倒是個有財有力的幫手。無奈自己和他相隔日久。料他早已有了別人自己請他來商量別的事情。猶可一開口就提借錢。豈不被他看輕。而且我別處狠天狠地出去。着了外國人的道兒。這樁事也失場面。得。很。他。一。班。親。戚。也。有。同。自。己。相。識。者。若。被。傳。揚。開。去。豈。不。是。一。世。的。話柄。所以。此事。甯可請教別人。周某人是萬萬告訴不得的。心中正轉着念頭。忽然迎面來了部黃包車。擦身過去。車上坐一個少年。看見他兩人不住迴過頭來觀望。才寶眼快。一見此人。笑對大小姐說。你的幫手來了。他們本坐着汽車。這時就教汽車調頭過去追那部黃包車。不知此人是誰。且待下回分解。

肚 紓 痛



肚痛及腹痛如絞均係腸胃積食不化腹內鼓氣有以致之也是以療治之法必需先使腸胃清潔爲首要卽逐日大便通暢有序是也欲大便暢適非服用清丸導不可得也蓋是丸功力和平服後卽能使大便

祕結治愈且治肚腹絞痛 肝火上升 疾病頭痛 胆汁不利 等患是也

湖北鐘祥石牌天興成號樊仁甫先生來示云鄙人春間曾患肝陽頭痛大便祕結雖經服藥終未奏效及服用紅色清導丸後精神清爽大便暢適有序飲食亦爲之增進且此丸藥性和平效驗如神誠妙藥也清導丸之功力且使皮膚光澤能治面上紅癩兼治痔症痛苦可免痢疾腹瀉之患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寄郵票大洋六角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原班郵奉紅色清導丸一瓶可也郵力在內每六瓶大洋三元

烏鵲白鳳丸

謹告諸君白鳳丸市上多矣欲購真有效驗之烏鵲白鳳丸請認五彩花鐵盒盒面仿單印有農商部嘉獎一等獎章庶不致魚目混珠主治略列○月經不調經期腹痛赤白帶下腰酸頭痛四肢無力頭暈眼花血氣兩虧子宮虛冷久不受孕血崩小產氣鬱痞塊飲食不思胎動腹痛產後失調各種德園藍製各種國貨良藥

農商部發給一等獎章

（甫）



四時常備之良藥也如蒙批售格外克己每大瓶一元中五
多不能盡錄另送丸藥全集

總發行所上海河南路老巡捕房對門

廣東種德園老藥局

電話中央一〇六號

角料二角半單料一角加料小丸每兩五角雙
角單料二角半○著名良藥化痰止咳
橘紅半夏露此露專治諸般病久咳嗽咳痰
見藥茶專治氣喘服之奇效每盒一元○止
渴火燙傷刀傷風咳嗽不論新久寒熱均
有奇效大瓶一元中五角小二角○
應如意油此油乃本園著名良藥遠近馳名
皆知所治各症無不應驗誠居水出門
一角小五分函購即寄藥目過

投稿簡章

一本雜誌除長篇外其餘短篇小說及各種小品文字一律歡迎投稿

一小品文字以滑稿有味者為合格

一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

一來稿一經刊出著作權即歸本社所有

一酬資由本社酌定每逢陽曆月底結算憑簽

字單向會計部支取

一却酬者請於稿末註明揭載後酌贈本期雜誌一冊或數冊

一來稿無論登否概不發還

一投稿者請逕寄上海閘北香山路世界書局

紅雜誌編輯部收

一抄襲家幸勿惠顧

版權所有不准轉載

編輯主任 嚴濟獨
事編輯者 施世濟
理編輯者 世
印刷所 上海界書
發行所 上海界書
分發行所 世
▲價目▼

北京
烟台
長沙
南昌
武昌
漢口
奉天
太原

上海界書
界書
界書
界書
界書
界書
界書
界書

世界書局

全年	半年	零購
五十冊	廿五冊	每冊
實售四元	實售二角	實售一角
外國四分	日本三分	本國一分

▲寶號欲求營業發達……

▲請至世界書局接洽



代撰文體

代繪圖畫

代做廣告

代擬商標

代製仿單

代謀推廣

商戰競爭日烈凡百營業非推廣
難以戰勝本局特聘商業專門人
才設立信託部代辦各商店一切
推廣事宜一經委託無不盡心劃
策大力謀發達俾獲厚利而圖久遠
各商號盍速來乎

承印局

▲印刷考究……

▲取值低廉……

▲約期交貨……

▲決不遲延……

本局自備各種鉛印五彩石印並請專
門技師承印下列各種印刷盡心從事
如有委託無任歡迎

承印
傳單·廣告·月份牌·股票
商標·招貼·文憑·卡片·仿單
錢票·鈔票·委任狀·禮券

啟謹局書界世路馬四海上

中市